

# 十五年代

向培良著

支那書店發行



# 十五年代

向培良著

支那書店發行

1986, 3. 出版

1——1000 册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 一個卑微的故事

看到了這一年的事實，我著者也是深深憎惡共產黨的，雖然我完全不懂得政治。說到共產黨破壞社會的罪惡，真是無從計算；但是我著者，因為共產黨的罪惡，因為憎惡他們，却更其憐惜人類了，因為人類的損失。我憎惡一個共產黨，但是我愛一個人。說是罷，縱然窮凶極惡的人呢，却也是和我們一樣，是我們的兄弟呢。爲了兄弟們的痛苦，兄弟們的沉淪，兄弟們的喪亡與滅落，雖然是厭惡罷，誰能夠沒有悽愴惻怛

的心情呢？在最後的一刻，在死亡吞滅一切的時  
候，又誰能夠執着於從前的經歷呢？想想罷，只  
要一想到那些死者，在戰爭時，在法場上，在監  
獄中，在無盡的逃亡之程途，以及那些於被捕時  
從繩子，從水，從絕去飲食而自殺的，想想那都  
是我們的兄弟，都是應該可以成爲人類的工兵，  
成爲生產者的，因爲是共產黨，——而他們之所  
以成爲共產黨也有許多原因，爲馬克斯主義的，  
爲生活被壓迫的，或者，僅只是機緣之偶然的，  
他們都一樣，爲不可避免的命運之鉄鉗所夾，由  
此變爲人類的破壞者而被殺。一想到這，總覺得  
是人類底損失罷。只要一聽到那沉重而啞的槍  
聲，知道有一個靈魂已經離開了軀體，那心情是  
多麼的沉重嘍！據說，當每一個靈魂離掉了軀體  
的時候，沉重的罪孽便和死去的軀體同時消  
逝。那飛出來的靈魂，縱然是帶一點灰色罷，也  
還是鴿子樣的東西，這靈魂將一直飛到上帝那

裏，上帝是，也正和接待善人和正直者一樣接待他們。上帝將對他們說：“你愚妄人，你有罪者，也到我這裏來罷。雖然你的罪孽是不可恕的，但是你們的眼淚，你們的苦痛，你們所受的刑罰，已經可以洗淨你們的罪了。”

——人類都是兄弟。

我著者這一次是陷於不可拔的地位了。恐怖和痛苦在追逐着我，雖然所住的地方離刑場已經很遠了，但是每天，唉，簡直每天都是，有沉重而啞的槍聲傳到這裏來，是槍斃共產黨的聲音。隔開了一渡河，隔開了幾所高大的建築物，隔開了許多樹木和房屋，但槍聲却固執地傳過來，似乎牠沒有別的地方可走呢，唉！

有一次，無可如何地在道上遇着就刑的人們了。我躲在旁邊，戰慄着不敢看他們，又無端偷偷地投以一瞥，唉，那臉子，人類的臉子呵！那既不是想像中的慷慨激昂，叫口號和怒罵的

英雄，也不是想像中的哭泣苦痛，只是呵，在那臉子上已經消失了人類一切所有，消失了生命，消失了血和肉，凝在那上面的只是無際的空虛和死亡。我想起了綿羊就死的情形，那是馴順而且無聲，而且苦痛——願上帝饒恕了他們的罪孽！

衝鋒號和喊殺的聲音，在行刑時所表演的，是如此頻繁，以至於小孩子都學着在唱。一聽到了這些人類的幼小者，還不曾知道衝鋒號和喊殺的意義的孩子這樣唱着的時候，我的心是比看見那實有的境地，比看見就死者恐怖的面容，比看見罪惡的犧牲在槍聲中仆地，我的心是還要淒涼些的。罪惡已經在槍聲之下消滅了，但是這印像，這傷慘的心情，這人類靈魂上的污跡，這殺機，却永遠刊刻在孩子們的心上（我願意孩子永遠不知道這樣的事情），遺留到下一個時代去了。咳，我們的詩人曾經夢想到將來會有一個



時期，沒有皇帝，沒有兵，沒有刑罰和殺戮，人類兄弟和睦同居。我們古代的學者也有一個至治之世的理想，那時候是殺止刑錯，天下大同。但他們却把那個理想歸於過去；時間把那個世界愈引愈遠，把現在愈變愈壞。但是我著者却這樣想，假如我們將來不能夠把戰地化爲和睦之宮，把刑場化爲相親之殿，把殺場化爲擁抱，刑罰化爲贈與，那麼，人類爲什麼要存在呢？豈不是沒有人類到還是較好的事麼？假如那樣的時代是絕不能夠達到的，我著者，縱然是卑微的聲音罷，將咒咀人類，咒咀神。

不是憎，乃是愛，才能夠消滅人類的罪戾，造出一個較好的時代來。

我著者現在要告訴你們一個卑微的故事。這不是一篇小說，不是什麼虛構的東西，因此這個故事裏面沒有偉蹟，沒有俠情，沒有戀愛，實在是毫不關重要的，只是這大時代裏的一點微

沫，如我著者一樣卑微。我呢。只是就我所知道的寫下去，沒有添加什麼，也想，假如能夠做得到的話，不減去什麼。你們，高貴的讀者，要是你們吃飯以後，或者在工作終了休息時間，有一點舒閑的光陰，覺得虛耗了也並不可惜，那麼，我著者請求你們含一枝煙，一杯新煮的熱茶放在旁邊，一張適宜的躺椅睡在你們舒弛的軀體底下，來垂聽我這個卑微的故事，要是你們無論聽到什麼地方，覺得大不耐煩，只要一皺眉頭，或者一舉手，我著者便會輕輕走開去。

在這故事裏面，只有女主人的真姓名我沒有說出來，說出來或許會與她有什麼不方便。我著者給她擬一個名字叫珍子。她是民國四年生的，完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吸取着這個時代紛擾淒苦的乳汁而生的。

珍子今年十三歲，因為家裏窮，她又發育較早，所以成爲營養不良的孩子，她長得比較高，

單瘦，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蒼白的臉和  
大而陷落的眼睛，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  
怯懦，沉默和陰鬱。而且，有着例有的早熟的智  
慧呢。牠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一個弟弟，一  
個妹妹。父親三十九歲。母親三十六。姐姐是十  
八和十五，通沒有出嫁；弟弟和妹妹都很小。他  
們住在火車站旁邊，父親是做腳夫的。她和姐姐  
通是織襪工，已經失業了。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十六年的秋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因  
爲時局不穩定。又是打仗，又是共產黨暴動，又  
是鹽荒，所以雖有一個很好的秋收，民間的情形  
總是天不如天！市面的經濟一枯窘，鐵道的營業  
便衰敗了。以前，一車一車的客人和貨物裝着上  
下的，現在却變成一車一車的兵，佈人的東西  
了。望着車站一天天蕭條零落了，正如同看一個  
壯年人得了不治之病，天天消瘦下去。以前她是

歡喜，吵鬧，顯着無窮的光采，而一切都在兵的灰色的腳下消失了。看見了這個，住在車站旁邊靠車站爲生的人，是多麼傷心呢。以前每一次車輛來到，生命立刻擁擠到那裏，金錢隨處都是的，只要你有去取的元氣，於是給他們帶來歡欣和幸福。這情形完全變了。每一趟車來只給他們帶來沮喪。從兵那裏，他們能夠取得什麼呢？而且是危險的呀。但是珍子的父親是一個好的父親，盡力量，負責任，雖然在不利的環境之下，他仍然照樣做，絕不鬆懈。他仍然一清早就拿着他的曲扁挑和繩索出去，傍晚才回來；他馬蟻般尋找工作，走遍了他所能走的地方。然而却有好久他不能夠從腰帶裏抓出滿把滿把的銅元，沒有帶着微醉的紅色在臉上（以前他高興的時候，照例要喝四個銅元的白酒回家；他絕不像別人縱飲）。家裏的景況是一天不如一天。

又是這樣愁慘的時會。母親遏抑地輕輕說

着，怕人家聽見了而又不能不說似地：“怎樣辦呢，早上又沒有米了！”父親默着，沒有答應。母親是，以為他惱了，抱歉似地解釋着說：“人口多，要吃的，真奈不何。”父親仍然默着，伸出他的大拳頭，威嚇地憤怒地揮着。但是他的拳頭雖然大雖然有力，金錢却並不服從。反而譏諷地走開了。於是他拿起他的曲扁挑，不吃早飯就出去了，母親以憂愁的抱歉似的眼光隨着他。

這樣的情形並不只一次，而且逐漸迫切。

而大姐姐也沉默着。幾天幾天不聲不氣地，她儘是坐着，懶得動身，也懶得說話。一天晚上，母親又感嘆地對父親說，“米完了呢！”

“怎麼又完了呢？”雖然是質問的話罷，却說得非常和軟，因為他早知道米是應該完了的。

“人口多，要吃的，怎麼辦？”母親遏抑着說。

“我一天天沒有生意，並不是不願意做——”話到這裏就斷絕了，似乎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

接着是無既的沉默，但是大姐姐從沉默的黑角落裏起來。

“這樣下去終久沒有辦法的。吃的多，做的少，況且又沒有生意，爹爹一個人自然做不來。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到省裏去，看能不能夠找到工作。前幾天我從先廠裏同學的來告訴我，說省裏一家工廠裏招工，不曉得真假如何。她約我同去，我想去碰一碰。再不然就幫人家去也好。到省裏可以先到那同學的家裏住幾天。”

“要是找不到工做又怎麼辦呢？”

“那也不要緊，我可以再回來的。我去總要找到一點事，只要有飯吃就是；到底屋裏可以少一個人吃。”

這夜的話只說了這一點點。父親沒有作聲空虛地揮着他大的拳頭。

兩天以後大姐姐走了。她去的時候。珍子覺得她以異樣的眼光望着她，以異樣的神情握着

她的手。她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吃驚了，被那緊張和淒涼。她似乎覺得大姐姐是到什麼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去了不會再回來。所以才用異樣的神情望着她，珍子是個敏感的姑娘。每天晚上，她母親把燈熄了就寢的時候，她總有一種異樣的感情，似乎是她忽然失掉了什麼，忽然消沉在空虛的恐怖裏。如今在大姐姐走去的時候，她的影子一下子從面前消失的時候，珍子又感到光明消逝了似的感情，而且更其沉重地壓着她。“爲什麼呢？”她想，但是她不能明白。大姐姐走了以後，尤其是珍子，家裏感到未有的寂寞。父親默默地走出去又走回來，母親嘆着氣。本來讓年輕的女兒走到陌生的地方去，一無所有地去謀她自己的生活，又誰能夠放心呢。珍子是，暗夜中醒來，只緊緊地抱着她二姐姐呢。

過了不久，大姐姐付回五元錢，說是已經找到了工作，先支點薪資寄家裏的。家裏的喜歡，

簡直非我著者所能形容。高貴的讀者們，五元錢在你們的錢袋裏是很微末的。喝一杯咖啡，坐半點鐘兜風的汽車，或者吸一兩支適口的雪茄，五元錢便沒有了。不過窮人似乎也有窮人的計算。像他們那樣一家，五元錢至少可以用一個月。五元錢一個月似乎有一點神祕，但並非著者虛擬，不是怕高貴的讀者們厭煩的時候，我很可以把這筆帳開出來。這奇蹟，窮人是知道的。就是上海這樣的地方，二十來個銅元一天地生活下去，我著者也曾過過；怎麼樣使肚子飽而不讓太多的錢溜出去的這祕密是握在我們手裏的。

以後，大姐姐又陸續付一點錢回來。她是把這一家的生活担付在自己的肩上，在父親失掉了工作的時候。

現在，假如不是時局太不對（這裏也沿用着時局不對底字樣。至於怎麼樣叫作時局不對，我著者也和他們一樣完全不知道），他們一家是很



可以快樂一點的了。打仗剛才完，共產黨又到處起事：打土豪劣紳，毀菩薩，燒房子，殺人，簡直無所不爲，聽說還要殺盡反動派，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呢！（共產黨是否要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我是不知道，因為都會裏的紳士們這般宣傳，我便這般的寫。）聽說在省裏鬧得更凶，燒鐵路，打電燈公司，放炸彈，白天街上沒有人走路。

共產黨成爲這個時候最大的恐怖。據說是洪水猛獸似的。但在老百姓們看來，是超乎洪水猛獸之上的。就是淹滅他們一切的洪水罷，是吞噬他們的猛獸罷，雖然凶，但他們總捉摸得到的，知道那情形和逃避的方法。共產黨是什麼呢？共產黨要怎麼樣呢？他們完全不知道。恐怖和災禍懸在他們面前，而他們却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應如何對付——於是，除掉戰慄地等待命運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了。他們痛恨共產黨，雖然也許他們從不曾看過一個共產黨。這

於他們是一個神祕。而最大的恐怖是那無知之恐怖。

大姐姐凶耗傳來的那一天，是一個陰暗的細雨的冬天，冷，風不停地吹，人們都凍雀似地縮着。開雜貨店的王七鬍子到他們家裏來了。他是這地方領袖人物，知道一切的消息，管着一切的事情的。他走來。站在門限旁邊，他臉上失掉了常有的舒閒風度，舞着長煙管，憤慨地大聲說着；他的話好像是對他們說，又好像只是宣洩他自己。

“真了得，你們某妹子是共產黨！真豈有此理！”

母親臉通駭青了，不敢作聲，並且她也實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接着說，

‘好，發傳單，造反，作亂！共產黨都當得的？殺爹娘，滅祖先，毀神明，報應就在眼前呢！一個共產黨的頭子把他爺老子親手殺了，跳上演說

台，‘你們看，我老子不革命，我就把他殺了，革命的都要一樣，先回去把老子殺了！’臺子底下沒有一個人不鼓掌的，你們看共產黨當得當不得？

“想不到你們某妹子也是共產黨，真白糟踏了自己，怪不得她有那樣多的錢寄回來呢。當初你們就不該讓她到省裏去的。”王七鬍子似乎感嘆地說。母親嘴角牽動了幾次，但是不敢問。

“也自然是劫數，天命如此，你們不要傷心。她在省裏當共產黨，發傳單——那都是做得的事？——被警察捉了。大前天（王七鬍子數着日子），十一，十二那天，在省裏槍斃了。報上清清楚楚印着她的名字，朱筆點過的。命該如此，天數難逃，你們不要傷心。”

那一家是，雷驚呆了的鴨子似的，好久，好久，才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以後一家子的哭泣悲哀和驚慌，是不用我著者來述說的，父親空虛地憤怒地揮舞着他的大拳頭，只有他知道那

是怎麼的，知道他的女兒爲什麼而死。

俗語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珍子一家從大姐姐被殺的消息傳開以後，他們家裏的社會關係便被割斷了。共產黨的罪名是比反叛還要大的，並且含着無名恐怖。家裏已經有了一個共產黨，誰知道其餘的是不是？誰能夠担保這一件事？所以他們無論走到那裏去，不管他們全家是以勤儉和氣出名的罷，現在所看見的只有猜疑和背；起先是猜疑的臉子，接着就是背，那平板的漠然背。他們便成爲受傷的野獸，只能夠暗暗地躲在自己的洞裏忍受創痛。

共產黨鬧得非常之凶，剛過年不幾天，竟集着大隊來攻城。這次雖說給打退了，但城裏所受的驚慌可不小。要是給共產黨打進了城，那可會天翻地覆，會雞犬不留，城裏會燒成一片白地呢。共產黨雖然打退了，仍舊集合在離城幾十里的地方，組織起赤軍和蘇維埃政府，儼然是敵

國的樣子。爲自衛計，爲綱常倫教計，政府和地方上的紳士不能不出來維持，剿共。在我們這一個地方，剿共的機關有剿匪司令部，清鄉司令部，某某師，某某團，某某營，知事公署，挨戶團，奮勇隊，清鄉委員會，善後委員會，特別法庭，剿共法庭，還有許多我著者記不起來了——在七天之內，城裏面殺了兩百多共產黨。據本地名人的調查，從去年十二月到本年五月間，全縣被殺的共產黨有一萬三千多人。

在這個時候，城裏和鄉下的交通完全斷絕了。城裏的人不能到鄉下去，共產黨要殺；鄉下人也不能到城裏來，恐怕被當作共產黨或偵探而槍斃。在這樣的時期，當然皂白不分的。城裏面嚴密地實行五家聯結，嚴密地搜查，因爲不久共產黨又來攻過一次城。你在街上走着不知道什麼會有一根繩子放到你手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粒子彈跳到你腦袋裏去。夜間，隨處都

是步哨，除掉步哨之外沒有一個別的人。城子到這時候已經死了，沒有燈光，沒有聲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子彈尖銳的一叫，於是全城的人都噤住了，宛如冷的刀已經擱到他們頸上，隨後又是無既的死滅。在這時候，生命是懸在一根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割斷的線上。死亡已經變為沒有意義；沒有懼怕死，因為沒有人能夠確信他生命底安全。以後，由善後委員會發出一種通行證，我們的生命算是有了一點點保障，但仍然隨時要受檢察，隨時有人到你家裏去，家裏面不能夠比聯甲冊子上所載的多或少一個人，除非預先報告。

高貴的讀者們，你們看我寫這麼一大段或者會討厭了，因為這都是一些沉悶的事情。而在上海這樣文明地方住慣了的似乎不相信那樣的事情會存在呢。但是我著者却在那恐慌中壓了三四個月，也曾經有突來的繩子飛到我手上，却

僥倖沒有嘗到子彈的滋味。不然，我也不能夠爲諸君述這樣沒有趣味的故事了。有過了那樣經驗的人，就是多說一點，我想高貴的讀者們也可以原諒的罷。

再說珍子家裏的事。

就在共產黨二次攻城後幾天，於一個不可知的早上，噩夢似的，珍子的二姐姐被清鄉司令部捕去了。據說是在什麼地方察出共產黨的冊子，載着她和她的姐姐，在省城裏槍斃了的，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份子。第二天。她便和十一個男子，通通是鄉下農夫，暴徒，躺在飽染了鮮血而變成紫黑色的草地上。耶利米的女兒是獻給上帝的；在她未死以前，以色列的女孩子們四十天爲她在山上哀哭。現在我們這一個是獻給時代的，她十五歲的小小身軀躺在血和泥上，爲她哀哭的只有她的母親和珍子。那刑場上，地飲得過份而醉，新死者的鮮血找不到可以躲藏的

地方，她已經不再開口接受她們，便依在母親的鞋和衣上，是她女兒的血和別的不認識的男子的血混和在一起。

如今第三幕悲劇輪到珍子來表演了。

二姐姐死後第三天，王七鬍子，保正，甲長，走到這個墳墓般靜寂的家裏來了。父親還沒有出去。他一看見這三個人走進來，直覺立刻告訴他這是怎麼一回呀，像一把刀子已經刺進了他的胸中。他退縮轉來，伏在黑暗的屋角落裏，宛如檻穽中的狼，凶悍，忍受，無可如何，冷然等待着將絕的時辰。

於是保正說話了：“如今功令很嚴；本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誰都不願意。不過爲大家看起來，也就難得說了。如今新出的功令是收藏共產黨的，一家同罪，五家連坐，一境都不得安靜。本來，不是這樣辦也就沒有辦法。共產黨不比別的，不比土匪，賊，地方上都能夠知道。共產黨



呀，連平素知心的人，連父子兄弟都不能夠相保。是這樣的世界！你平素是一個明白人。”保正的話到這裏止了，似乎他已經說完了所有的話，不能夠再增加一個字。

“要是我的兒子當共產黨，”王七鬚說，“我就要先動手把他淹到河裏去。並不是做老子的無情；共產黨既然要殺老子娘，那麼做老子的也只好先動手了。”

保正接着說：“你們珍姑娘先前同她兩個姐姐在一個廠裏做工的，那些廠自然是共產黨的巢穴。她兩個姐姐是那樣，是大家看見的事。珍姑娘是怎麼樣，誰又保得住。雖然年紀小，‘人心隔肚皮’連老子娘通不能夠保呢。這不是一家的事，地方喫虧，你們一家就保不住了。如今，王七老爹，劉家四爹，我們幾個人商量。最好是先打張稟進去。請官上察辦。是，非，真，假，自然有個水落石出，也不至於連累別人，你們一家也保得

住。”

父親始終伏在黑角落裏，骨碌地轉着困獸似的眼睛，不發一言。這時候他突然站起來，憤怒地揮舞着他的大拳頭，似乎要驅逐他面前的三個人，驅逐去他一切的不幸——然而又溫宛地垂了下去。他嘆了一口氣，走進去了。

這家裏是，死一樣靜默。

傍晚時候，珍子被縣知事公署捕去了。她正如同一匹溫順的小羊，被屠夫牽着的，沒有鬧，更沒有抵抗。她大而陷落的眼睛失掉了光彩，像唱醉了，像沒有睡醒的人，因為靈魂的窗戶裏已經空無所有了。所以，與其說她是溫馴地沒有抵抗，不如說她是沒有感覺了罷。她瘦長的身體縮着縮着，空氣在這個時候於她已經是很重的負擔了。母親跟着在後面，那樣沉靜甚至於她並沒有哭，只默默地望着她女兒一步步消逝去的腳步。那樣子，正如同被牽掉了小牛而跟在後面

的母牛呢。她跟着跟着，直到被驅逐。

這夜裏，和第二天早上珍子的心境和情形，我著者（請不要忘記，高貴的讀者，我不是在寫一篇小說）因為也是跟着去便要被驅逐的，什麼也不知道。並且我著者也沒有那樣廣大同情的想像，能夠擬出來。我所知道的僅是珍子被捕以後，並沒有和縣長或法官見面，第二天早上就被命令著帶出去槍斃了。

一個十三歲神經質的女孩子，在生命剛開頭的時候，就被牽到死的路上，在無窮的恐怖中，這心理，只有陀斯妥以夫斯基（他自己有過一次親經驗）和安得烈夫似的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夠寫得出來的。至於我，我連一點大概的想像都不能夠。珍子的痛苦。珍子的恐怖。我沒有法子告訴高貴的讀者說那是怎麼樣的。十三歲的少女，毫不因為什麼罪過，生生地走入她的墳墓中，我想這也許是殘酷的罷。但是人家告訴我

在那樣的時代中，是非如此辦法不可的。要不用最嚴厲的殺戮要不是不管什麼人，老頭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涉及共產黨便立刻槍斃，社會的秩序，人類的安全便保持不住了。那麼，將不是一個老頭，一個小孩，而是無數無數的老頭小孩死在共產黨手中了。所以，縱使是無罪也罷。殺掉他們的，也正是間接由於共產黨呢。我聽到了這話。便頌讚我們長官之賢明了。

要是珍子這時候槍斃了，則她所經歷的也正和許多別的人一樣，我用不着寫出來煩擾高貴的讀者們。因為珍子是千百人中的幸運者。她背着紙標從縣署裏出來，兩個人扶着，差不多是抬着向刑場走的時候，她的生命已經消失了十分之九的時候，在半途中，有一騎馬，馬上是一個軍官，馬後是四個馬弁，正像天使，或者是我們小時候所熟習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追上來把她劫回去了。原因是這樣的，因為消息傳出

去，有一個團長聽見了，說十三歲的小姑娘是無論如何不能當作共產黨槍斃的，是不會構成犯罪行爲的。他反對這次死刑底執行。因爲來不及和縣長商議，便先派人把這女孩子帶回去了。

以後的情形怎麼樣，我著者不會知道。不過聽說縣長因爲他的職權被妨礙，曾經一度向政府辭職呢。我讚美那個賢明的縣長，但是我更讚美那個仁慈的團長，雖然他是一個軍官。

這個卑微的故事就這樣完結了，想起來是毫無意思的，不過白費了高貴的讀者們的時間，等到再過一些時候，這恐怖的境地所給我的印像淡下去以後，我的心稍微可以安下來以後，我可以爲你們，高貴的讀者，再寫一點開心的故事罷。



## 當我們分離的時候

我不知道爲什麼走到卑濕的江南來了。似乎是覺得應該休息一下，是因爲休息，我才離開風土強悍的北國，走到江南來的罷。我覺得有一點疲倦，雖然只有一點點罷，而且我想來看看我的朋友。久別了的朋友是相思的，朋友們底會合是力之根原，我想看看我的朋友，溫暖我冷凝的舊情，於是我就起身走了。

南來已五天了。在這地方，疲倦了的身體和過受刺激的腦經，却沒有得到理想中所想望的

休息。我想得到一點閑靜的時光，把我的過去整理一下。本來預算只會幾個必須會的朋友的，但沒有做到。爲了人們來訪和訪問朋友，五天的光陰就這樣完全耗費了。

今天起來，頭痛得很厲害，想抽空把這幾天的日記補寫一點，但沒有做到；又是有人來訪了。我的時間，完全被擱到這上面。

覺得空氣重得厲利，似乎在壓迫着我。每一次我覺得空氣沉重地壓着我的時候，就似乎是一種預告。我今天不想出去呢。

在K君家裏午飯，飯後立在門前閑談。說是閑談罷，却只無意識地讓語言自然流走着，我差不多不知道說的是些什麼。忽然間我被一聲驚醒了。“樂先生！”唉，立在我面前的是王媽，六年不曾見面的茵家裏的王媽，這情境像噩夢似地壓着我了。我昏昏地問：“你怎麼到這地方來了？茵小姐呢？”



“到這裏來三年了呢，我自然是跟着茵小姐的。樂先生，我們不知道你的消息有六年了，也沒有接到你的信。”說到這裏，她似乎意識到還有別的人在這裏，便不再說下去，只接着說：“我們就住在這北街裏七十一號，單佃着一幢房子。我還要買東西去，小姐在等着。樂先生，你來一趟罷，茵小姐一定很喜歡看見你呢。”她走了，走過幾步又回頭說：“等我轉來一道兒去罷。”

王媽去後，我才想起，茵是怎麼到這裏來的呢？讀書嗎？不對的，她大半是沒有讀書之可能的了，並且又怎麼有家，怎麼王媽也跟了來呢？我好幾年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大概是結婚了罷？同誰呢？我想到這裏，不覺得兩耳直燒，心裏也跳動了。便走進去，洗了臉，穿好衣服，才定一定神。我決心和王媽同去看看茵，六年不曾見面的朋友。但是我爲什麼要去看她呢？爲什麼又要引起一些糾纏呢？不去看豈不更好嗎？我不知

道，差不多什麼也不知道呢！

同王媽在路上走着，才知道她四年前已經由她父親主持，嫁給一個留學生。因為他在這裏作事，所以由北方搬來了……

——昨天寫到這裏，精神很疲倦，心神也非常激動，沒有再寫下去，今天再來補上。

……到了他家裏，茵正帶着一個兩歲多的小孩子在門邊望着。只要一看見那影像，我就認出了那個於我是如此熟識的人——於我的靈魂呀。她似乎不認識我了；自然，她是應該不認識我的。王媽趕緊叫着“樂先生來了！”她簡直驚慌了，望着我，只說了一句“平哥！”就再說不下去了。我清清楚楚看見有兩顆眼淚已經凝在她的眼睛裏。我想不出什麼話，低着頭，在她腳旁站着一個小孩子。於是我便把話頭引開去。“這是你的小孩呀，真長得好呢。”

“可不是嗎。”她似乎也正樂於把話頭引開  
“，這是小榮。小榮，快叫平叔，平叔喜歡你呢。  
”小孩子很乖覺地叫我，我不禁把他抱了起來，  
我們一同走進去。王媽走了以後，茵望着我，“你  
喜歡小孩子嗎？”她頓了一頓，接着說：“要是你  
從前——”話在她喉中咽住了，只以那無限熱  
情的眼睛望着我，在那裏面有詰責和怨恨，和  
無盡的期待。我懂得那意思，唉唉，我怎能夠不  
懂得那意思呢？六年前的前情如夢一樣在我腦  
裏飄過，此次再遇，我不知道是歡喜還是感傷。  
我昏昏地把孩子放在我的膝上，茵站在我旁邊，  
用指頭輕輕弄着我的頭髮。王媽帶茶進來，才使  
我從迷濛的狀態中醒過來。我們又談到彼此別  
後的情景。

她說：，我那時候是有希望的。我覺得光明  
已經在我面前，我是多麼高興，麼快樂呀。你  
說你是一個流浪者，但我却願意跟着一個流浪

者而飄流。你說你是顧不到物質享受的，但我却認定精神可以超越一切。你記得嗎？但是你後來却走開了，沒有給我一點消息。』她嘆息着。我用話安慰着她，說到我不能不離開的理由。她那個時候正是就學年齡，而我呢，我有我的事業要作，所以我就去了。

“在那個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好呢。似乎我腳下的地忽然陷落了，我被擱置到永無着落的處所。但是慢慢地我也好一點，我覺得應該剛強，勇敢點，自己站起來，好到以後再看見你。我發憤努力讀了兩年書，我再不能支持下去了，父親老發了昏，說要盡他的人事，就在他這“盡他的人事”中間強把我嫁了。從此我便入了黑暗世界，那裏還有求學的希望呢。結婚後一年，我名義上的丈夫和我的感情就很壞了。當時我也曾悲傷，後來也妄之若素。我已經沒有感傷，更沒有歡樂，差不多是一塊木頭。要不是小榮兒

使我有些安慰，我早就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或者也說不定……“我想要打斷她感傷的話，剛剛要說，她又搶着接下去說：”他近來更加變本加厲，一月裏難得幾天回來，聽說是有幾個相知的，我已經不管這些了，覺得反乾淨一點。我早就預備走開；榮兒呢，現在也可以拋得下，只要一硬心就成了。我是不會遲疑的。“她說到這裏，勉強作成笑容，歡欣地但也是悽然向我一笑：”我想總會看見你的，現在不真是看見了嗎？你不真是又來了嗎？然而就是你不來，我也決定這麼辦……”

我聽了這些話，真不知道要怎麼說呢。一種異常之難受的東西梗在我心裏，不是感傷，更不是悲苦，是比之感傷悲苦還要刺着靈魂的。她愛我，我對她的愛負債很多，但我却走開了。我愛她，但我却不能夠和她結合——在我的血管裏只有流浪的血汁流着……

她約着我第二天去吃午飯；是的，今天我又得去……

我想看一點書，但是字跡都在紙上跳舞。我拿起報來，那些圖形都旋轉得很快，凝聚而又散開，所以我始終不知道那上面說些什麼。

以後我的脚把我帶到七十一號。茵正在門外，在等待着呢。到了樓上，她已經預備好了菜。問我喝什麼酒。我依然是北國風味，高粱燒。她說她現在也能喝酒了，常常一個人喝。她今天正像待一個久別的親戚一般待着我。我們沒有說到過去，也沒有說到未來，凡是足以引起感傷的語詞都自然而然避開了。我過了一段溫靜的家人生活似的時光。

依然回到K君那裏。他留我在他家裏住下。我也答應了。

今天我簡直不知道是怎麼樣過的。有許多思想擠在我腦子裏，我捉不到牠們的形式，所以我簡直不知道在想什麼。

前天茵的丈夫回了，不知道說着什麼，他們鬧得很凶。已經夜裏兩點多鐘，他又走了出去，說是永遠不再理會她了。或者她所要求的正是這樣的呢；但是，又怎麼能夠截然沒有關係？

我常想到，人爲什麼總是互相苦惱着，爲什麼要彼此拿刀子刺入雙方的身體呢？爲什麼要彼此傷損着心和靈魂呢？人豈不是應該赤裸裸地相愛，而且也能夠赤裸裸地相愛的嗎？我想，這完全是社會不良制度之過。我們被縛束在不良的社會制度裏，不能解脫，我們所遇到的，已經不是真的人，是那可怖的惡魔之假面了。

唉，到什麼時候人才可以把自己拿出來呢？

我不知道這幾天來心緒爲什麼惡劣得這樣厲害。胸臆間總像是剛哭過後那樣的酸味。是她使我這樣苦惱麼？不，一定不的；這許是我自尋煩惱罷。她不是很明白地表示着嗎？不是只要我一願意，事情就立刻可以解決嗎？這是沒有問題了的，而怯弱的遲疑着的反到是我呢。她現在已經是孩子的母親了，她現在已經是C.夫人了，我又怎麼能夠做他們的破壞者呢？我又怎麼能夠使三歲的孩子失掉母親呢？我又怎麼能夠把我的事業完全丟開而享樂着戀愛呢？——唉唉，我太懦弱了，太基督徒化了！她這樣熱烈地愛我，爲我願意拋棄一切，犧牲一切，而且我豈不也是最愛她的嗎？我豈不是從來不曾把我的心交過別的人的嗎？我應該愛她，正應該爲愛而拋棄一切，犧牲一切……她是這麼可愛，比從前更美麗得多，溫柔得多，勇敢得多，純潔得多。她又是最能了解我最能諒解我的人。只要是跟女子相愛



的話，在世界上我再找不到第二個女子了。就是她已經是孩子的母親，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向來就要打破一切因襲的人嗎？是呀，這沒有一點關係。決定罷，進行罷！我現在要離開她是很難的了，她當然更是，那麼，就讓相愛的人愛起來罷。

我的豪情和銳氣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簡直什麼也不能決定，遲疑又遲疑，什麼東西都從我身邊溜走了。提着兩枝手槍，一個人在火線上衝鋒，這樣的事，在我是絕不會猶豫的，一身放在四面皆敵的境地裏，只要一個字錯誤就可以丟掉性命，那樣的地位裏，我也不曾恐懼過，但是現在却怎麼樣呢？我的豪氣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茵的孩子患病，叫我去請醫。醫生是中人身材，穿着很漂亮的西裝，法國式的鬍子頗有一

點滑稽味兒。他先問我說了幾句天氣好之類，才問：「先生，尊府上是什麼人病了呢？」我不知道要怎麼樣答覆才好，茵却一點不動聲色，很閑靜的樣子，似乎在想什麼。我等了一下不見她作聲，才含糊說是一個小孩子病了，請他到樓上看去。他診斷以後，開好了藥方，說：「貴公子的病不要緊，吃過藥就會好了的；或者改天再來看一次。」這時候，假如我看着茵的臉，在她臉上一定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微笑，我後來覺得。醫生走了以後，茵笑着問我說：「你剛才算是小榮的爸爸了，你願意做他的爸爸嗎？你如今正是這兒的家主，資格十足的。」於是我也笑了。

幾天來我爲意志不定所苦。今天一整天未去茵那兒。晚間王媽交來一個字條，寫着——

「爲什麼今天不到我家，却也未到別處去呢？生我的氣了嗎？請勿爲憂思所苦，珍重自愛！

明日早來我家，儲酒以待。茵。』

我現在怎的這般無用！果敢與決斷力到那裏去了？我真是莫明其妙，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只是在一個圈子裏徘徊，遲疑，我怎的變成這個樣子了呢？……

她的美貌還是同少女時代一樣，活潑雖然減少了一點，她的勇敢果決却增進了許多，這是智識發展的關係罷。她在沉毅有為的態度中含着伶瓏嬌媚，而她又是這樣熱烈地愛我。唉，我真無用，我終不能照她的希望做去，我的果決性到那裏去了呢？

一早晨起來，又被那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所苦。我應該去。假如我再不去，她會要憂愁呢。昨天她寫字條來問我，那樣虛，那樣卑微，真使我覺得感傷呢。我一定去。但是第一句話說什麼呢？她要是問我昨天為什麼不去，我又怎麼樣

答覆呢？是的，她一定要提到我們間的問題，要我照她所希望的做去，要我答應（實在，我只要一答應就什麼都成了），我又怎麼樣答覆呢？又像往日似地悶着不做聲嗎？這一定使她生氣，使她難受了。這真是爲難的事呀！但是我必得去，今朝必得去呀……

唉，我後悔，悔不應該到南方來。只是一念之差，想要休息一下，結果來到這裏遇到她了。她的魔力太大了；我往日忍耐力很大，但是她却使我把握不住，惡魔——唉，我怎麼能夠把惡魔這字樣和她連到一起呢！她是天使，應該是我的天使，我真錯怪她了。她不是在熱烈地愛着我嗎？愛難道有錯誤？愛難道是她的過失？以前我辜負了她的苦心，現在又無端惹起她的熱情，說起來我真是她命中的魔蝎。現在假如我再不能如她希望，又辜負了她的苦心，她恐怕只有死之一途了。她已經對我說過，要是我再棄了她，那

她麼只有最後的一條路子可走。唉，我既然看見了她就應該早走，不應該逗留下去，終於作繭自縛，織成了這命運之網，以至於不能解脫了。死‘這是多麼可傷的事，而且不應該。一個好好的人無端死去，不獨是一個人的痛苦，而且是全人類的痛苦呢。我又能夠親手爲愛我的人築造墳墓，讓她生生跳到那裏面去嗎？但是怎麼樣辦呢？

現在且不管那些，迫切的問題是目前去不去。去呢，會在我們的命運之網上再加一道絲，又會使我們的感情更進一步，也就是使我們的地位更困難一步。我知道有什麼在等待着我們——無限的溫情和戀愛，無限的心之傾吐，而還有，無限的隱藏着的淒涼。我們的愛情一天一天增進，就是我們的痛苦一天一天增進，將來只有同歸於盡的。不去嗎？現在就要使她極端痛苦了。假如要來的終久要來而不可避免，爲什麼不使之遲延到最後一刻呢？

就是那個屋子已經在誘惑着我呢。那於我已經是如此熟習了，似乎都是一些有生命的東西，在用溫靜的情語歡迎着我——那一張我常坐的沙發，我喝酒的台子，喝酒過後照照我燒紅的臉底大鏡……在那裏面流着一種生命靜靜地走過的芳香……

但是已經沒有我遲疑的餘地了。王媽帶着小榮來接我，我又怎麼能夠不去呢？

小榮牽着我的手，大步大步直向他家裏走，奇怪的小東西！

我一直走到樓上，茵用一個煤油爐子在蒸蟹。她聽見足音，知道是我，回頭帶笑說：“貴客呢，要三請四催才得來，酒燙好了，蟹也快好了，我想一面蒸一面吃，免得冷。你先喝一杯酒好嗎？”我只望着她笑一笑沒有說話。接着她斟了一杯酒。我喝一會兒蟹也蒸好了。我問：“榮兒呢？”“榮兒剛好，我不讓他吃蟹，要王媽帶出去

了。”她又給我斟了一杯酒，接着給自己也斟了一杯。

她喝過了酒真美麗呵！我以前從沒有看見她這樣美麗，以後恐怕也不會再看見；這是神奇的人瞬間。我沒有剖蟹，也不再喝酒，只呆呆地望着她，野獸般望着她，好像我的靈魂都凝聚在這兩個窗戶裏面，將要爆裂，好像我要把她吞嚥掉……她起初似乎有一點驚惶，繼而低了頭——在這神奇的瞬間。於是她抬起頭來，溫和而又顫動地問我說，“你這樣望着我幹麼？”我伸出我的手來，她緊緊捏着我的手，熱和力完全壓到我的靈魂上。她走到我身邊，臉貼着我的臉，火在燃燒我的臉，我的心……她那樣低那樣低，如沒有出聲，而却是雷似地震驚了我，說：“你愛我——愛我——我嗎？”

——大地已經平沉了……

我猛然一驚，掙脫手，逃命般跳下了樓……

.....

從昨夜到今朝，燒着我的身和心的沒有停熄，地獄裏的硫磺烈火，我用我自己的手在燃燒着增加着這火底猛度！

我在刻骨後悔，唉，罪孽已經被我造成了。

我真不應該……

深淵張在我的面前，有不可知的力迫着我望裏面跳，但是我却要逃開……

.....

(以上日記)

就在上海一間最普通的房子裏，二層樓上晚上一點鐘了，樂平和K. 君仍然等着。屋子裏被濃重的煙氣朦住了，電燈變成街電一樣的黃色。他們兩個人坐着，好久好久沒有作聲，靜



默在統治着一切。K.君似乎想努力打破沉默，他把煙頭丟了，預備開口，但是望着樂平鷹似地凝固着的面容，便止住了。實在他也不想不出一句恰當的話，他深知樂平的性格，在他沒有自願說話而沉默着的時候，無論你向他怎麼樣說都是不成的。

在北方飄流了好幾年，生活在農民中間，墾植者和行商中間，甚至於土匪中間，他恰像一個最固執的農夫，無論怎麼樣都釘着他的田地灌溉。樂平是現代革命者之中的理想者，也是實行家。他的理想是一切人類都應該光明起來，他便投入最艱苦的環境中。抱着使他們開化起來，覺悟起來的目的，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力和火，燃燒起鉅大的光燄來。

他是一個非常沉默的人，只在辯論演說的時候發揮着他非常的口才，他常是默着不說什麼話，讓他的思想直接變成行爲。

高而瘦的身材，鈎的鼻子，長方的下顎，那樣子，無論從什麼地方看起來，都像一個鷹，而尤其是他的眼睛，在深濃的眉下閃着光，而總像是凝注着你，在他沉默地望着的時候，有如摯鷹集在高岩上，預備在什麼時候一下子攫住他的目的物，是使人吃驚於他的沉默，更吃驚於他在沉默後面所隱着的鉅大的力量。因為在急激的動作之後，覺得有一點疲倦，需要休息，又覺得要會會幾年不見的朋友們，所以他跑到南方來了。

但是他到了南方，却沒有得到計劃中的休息，他被擾亂於強固的力量。朋友們覺得他的態度是異常的，他是更其沉默也更其擾動。

這夜裏，他和K.君不作一言地坐着，已經好幾個鐘頭了，煙是一枝又一枝抽着。什麼也沒有作聲，而只是清楚地沉苦於自己的思想，這樣的時候，於樂平到是很平常的。

“我要走了。”這話，樂平是用很冷靜的口吻說的，正好像因為坐得太長久而想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時所說，但是K.君立刻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吃驚了。

“豈不是還可以往下去嗎？我們是這樣久了不會聚會。”

樂平沒有作聲，只在藍似的眼睛閃着光彩，表示他一切都已經決定了，沒有可更動的餘地。

K.君知道他的性情，不再追問下去了，只說：“什麼時候走呢？”

“明天。”

於是沈默又治理了那間屋子。

“我並沒有想到這樣快就走的，”樂平說，“但是，在這裏遇到了異樣的事體，假如我再不走開，會沉墮在這裏面，那麼我將完全犧牲了我的理想，犧牲了我的工作。所以我非走不可。”

這天晚上，他給茵寫了一封信：

——茵妹：

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走了。這於你是一個很痛苦的消息，但是剛強起來，忍受着這個痛苦罷。雖然在讀過那樣傷慘的信以後，我完全清楚了你的心，其實我早已經清楚了你的心，因為你是早已經把那個交給我，我又怎麼能夠接收呢？我仍然是非走不可的，本想什麼話也不說，恐怕你更加痛苦，而說來却又近於為自己辯護，然而還是說說好罷。願你把這次的一切當作一個夢，在夢醒時候什麼也沒有，什麼也如先前一樣進行着。

你所給我純潔的愛情，你為我所耗的心血，你的思念，你的期待，你的眼淚和憂傷，這些，我也知道，因為我還不是一塊木頭，（但是我又怎麼值得你這樣崇高的愛呢？）願你以我為一個不值得愛的人而不再思念。請忘掉了我。我辜負了你，造成不可挽救的罪孽，永久澈心的自責

將是我沒有終止的刑罰。但是我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所以我不能不走開。

我是個流浪的人，流浪成爲我生命底一切。我的天性，不慣於蠅營狗苟，讓社會把我搓來揉去，而變成一個軟的圓的東西，我要永遠保持我的棱角和強硬。所以我只能永遠從一個地方飄流到一個地方。因此，你和我的結合，只有使你犧牲幸福，增加你的痛苦和煩惱。說到你和我飄流的話罷，我以爲於你是不能——這或說是我的偏見罷——不可能的。一則我太流浪，我的生活太艱苦（於我却是快樂）也太危險，雖是你真誠願意吃苦，但靈魂雖然剛強，肉體却仍然軟弱。你的身體是過不來我這種生活的。並且你是成長於優越的環境裏的，你沒有勞動的鍛鍊，你不是他們的人。來得太驟的辛苦是受不了的。

至於說到愛情，你不要把愛情看得太緊要了。這也不過是人類一種行爲，而且是可以變遷

的東西。你因為太愛我，在愛的熱潮中，看不清我的一切。老實說，我並不比別的人好，或者還要壞一些。若你接受我的一切，恐怕不到兩三年，你將覺得不能維持下去了。那時候於你是更痛苦的呀。在這一點，我願你不要太理想了。

再者，我自有思想以來，就決定了我的命運，決定了我的一生。像我這樣的人，死神每秒鐘都可以走近接我的。我既如此生活着——我不能誇我是為人類為社會努力，我只是非此便不能過下去——是已自誤；我自誤已經夠了，還能再誤你的一生嗎？

此刻心緒亂得厲害，我正在犯一件大罪，犯了使別人痛苦的罪，我不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麼。你看得懂嗎？我只等寫完，我一寫完，我就要去了，馬上去了。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將走到最荒僻最遼遠的地方。我一定得去，我已沒有來看你的勇氣。

要是你，你不安於家庭生活，須得自動地“做人”扔掉優越的地位，加到平民隊伍裏去。去做自己的事，去做人。

茵妹，別了，永遠別了！別了，別了！請不要罷念我這負心的人。

別了，請不要爲我哭，也不要爲自己哭，留着這同情的淚，去向人類洒罷，去向人類洒罷！用我們熱烈的眼淚，去洗淨人類一切苦痛，一切的罪惡，

洒呵，洒呵，儘我們所有的，

別了，茵妹。各自努力，相見有日。別了，茵妹！

他寫完了這信，加上地址，放在K，看注意的地方。清早五點鐘，天剛破曉，上海除掉扯重車的苦力在曳着他們的重負之外，一切都在睡鄉。樂平起來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到了什麼地

方。

以後一個月，朋友的喧傳他的死耗但又說他並沒有死，已經到蒙古去了。

(以上記事)

平哥，你又棄了我麼！本來像我這樣一個女子，一個失了靈魂的女子，是不值得你偉大的一顧的呀。本來不敢寫信給你的（昨天我已經寫了幾次，沒有一次寫完。現在我鼓着勇氣再寫，也不知道能否寫完），因為我此身知我最深的只有你，能了解體貼我的也只有你。雖然你棄了我的軀壳，然而我的靈魂還是追隨着你的。

你驟然走開，於你完全是應該的。我不敢怨你，我也不敢對你有一點不滿，因為在你是完全應該的。只是我，我是何等的命苦呵！我看見了一點點光明，但這光明隨即消逝，我完全把捉不



住，而一切比以前更加黑暗！我什麼知道了，我知道你不會再來，不會再來的，並且你也應該去，爲你的前途爲人類奮鬥。不要留戀我！

這兩天我已病了，我的生命或許不長久，我的光明已經消逝。本想什麼話也不向你說的，但不向你說又向誰說呢？

你曾經允許我，說是到杭州去一箇，到那裏就寫信給我，說是計劃着我們的將來。你想我那個時候是多麼快樂，我這顆心差不多要從口裏跳出來了。要是你看到了我那個時候的狂笑呵！我期望着，等待着，幻想着將來的光明。但是一天又一天，我的希望却不能夠實現，一天又一天有虛幻的恐怖在壓迫着我，而且這恐怖一天天沉重，一天天真實了。我自己安慰，不要燥呀，不要自己心煩。平哥已經允許了我是終久會實現的，這只是時間的問題。我自己安慰我自己，現在我却將不再受安慰了。

你並沒有去，而且也終於無意實行我們的計畫。我也明知道，我糾纏着你，只有作為你的絆腳石的。然而我總想我的夢或者可以延長一點，可以讓我留在虛幻的安慰裏以自娛。但是現在一切都沒有了，沒有了……

我想不到會來得這麼快呢！昨天你離開了我，斷然走下樓去，你是那麼決絕，我知道一切都破滅了，我的生命，我的靈魂！你走了以後，我想要追出去，我的腳只能夠走了一兩步，就倒在一張椅子上。以後我好久沒有知覺。直到王媽進來叫醒我，我以為又是一個夢，或者我多喝了一點酒。我向周圍望，太陽照到窗上，時候已在下午了。煤油爐子仍舊燃着微小的火燄，殘酒在桌，蟹壳散在地上，但你已不見，只小榮立在我身旁，在叫着媽媽——我才知道這並不是夢，是我不幸之極點，唉，不是的，是我不幸之開始呢！唉，這是一個多麼慘傷的使我不能支持的開始

呵！

夜裏我大燒大熱，頭昏心痛，我覺得已經不再能支持，但是我還想寫信給你，總想把我的一點點卑微的意思向你表白。我掙扎起來寫，但是手抖得厲害，寫不下去。我寫了又復撕掉，一會兒又再寫，不知道寫了多少次數，到我完全力竭倒下。今天醫生來給我打了一針，清醒一點，我才再寫信給你。寫到這裏，頭又十分昏痛，手也抖得厲害，我恐怕不能再寫了，我只要把我卑微的意思表白出來。

榮兒在問你了。唉，平哥，這使我的心痛極了，從此以後你不再來抱他了，你來嗎？頭昏極了……

.....

此刻頭昏好一點，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一說。唉，從此我還有什麼希望？從昨夜到今天我不知道咯了幾次血，咯血後覺得胸腔空痛已極，好像

我的心也咯了出去。真的，我現在已是無心之人了。這消息本不應該讓你知道，使你爲我悲傷，爲我難過，但是不使你知道，就瞞着你也是不對的。再進一層說，使你知道我已經是不久於人世的人，你不要望念我好了。我說這些話決不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要你顧念。你知道我生平是決不受人憐的。要是你顧念友誼的話，請你再來暢談一次，只是一次，使我在死前再見一次光明。我那時候會傾心大哭，不，我決不哭的，你安心，我只求一見於願已足。現在我已經覺得爽快，我心洞然照徹，不再有絲毫痛苦。你不要耽心。再來一次，然後奔向你的前途，爲人類工作。珍重珍重，努力自愛！

你的茵

平哥：

前天王媽回來，說你已經走了，沒有人知道你到了什麼地方，只給我帶來一封信。唉，假如

當時是在法堂上，聽法官宣佈我的死刑，我想我是不會這樣難過的。我面前不知道是如何深沉的黑暗！平哥，你要去就該和我同去，讓我分受你的快樂和痛苦。即使不讓我同去，也不該去的這樣快，讓我們再見一面，只再見一面。你怎的這般忍心走了，唉，平哥，我的痛苦呵！

我寫這些，知道是無從交給你的，只想寫下，把我的心情移到紙上，將來或者有使你看見的一朝。我寫下來，覺得心頭稍微鬆一點。

三天來，我反覆看你的信，不知有幾十百次。每看一次我就哭一次，不，我是哭着讀着，讀着哭着，沒有休止的時候。此刻，此刻，我的心碎了，淚已乾了。血已枯了，我的希望完全消滅了！罷！罷！

見着你的信，只是見着你的信，我是多麼恨你！我生氣不看，但是又不能不看，看了又更生氣，又丟了，一會兒牠又到了我手中，一字一字

刻到我眼中來了。這樣不知道有多少次。你知道我還在病中的。最使我生氣的就是你說我是嬌生慣養的，說我不能吃苦，這使我多麼傷心呵！你真這樣不了解我嗎？你真糊塗，難道父母生我下來就命定了我只能處優越的環境的嗎？難道身體不是鍛鍊得強的嗎？好，好！你等着看罷，我將以我的生命奮鬥，我拋棄這優越的生活如拋棄破紙……

以上的話是我病時伏枕所寫，那時肝氣很旺，所以說了許多牢騷不遜的話。這是代表我那時的心境的，所以也就保留了。現在病好一點，我將用我清醒的心情再說幾句話。

我現在再看你的信時，我的心情已與那時完全不同，想起我那時真是可笑，我現在已經從你的信裏看到了光明，使我重生的光明。你把新生給了我，指導我以應走的路程。我現在才覺得你的愛如太陽一樣偉大；你愛育着萬靈，愛育着

衆生，而我不過是在你愛底撫育中一個很渺小的生物。我發見了太陽——你——我得到了光和熱——愛——所以我新生了。平哥，以前我錯怪了你，而我也把那些言詞留下，使你看出我多麼幼稚。現在我真快樂，我新生了！我新生了！

我要做人，做人類的事情，如你所說的去做。我也要變成一個太陽；爲你的熱力所照，我相信我是能夠的。我要將我的光和熱，我的愛普照着世界，使世界都在我照覆之下。我要將我的乳房變成海洋，乳育着衆生，乳育着人類。哥，你不會笑我太自誇了嗎？我一定要這樣做，我將高唱：“呵，呵，我新生了，我永生了！”這是我要走的路子，也就是你指導我的路子。我立刻拋棄這死人般的生活，奴隸般的生活。我即刻拋棄牠。現在別無問題，我那名義上的丈夫不會來干涉的，他早願意我走開的了。他就干涉又怎麼樣呢，他能夠有什麼力量？我是多麼快樂！只有一

點小小的留戀，但是想到世界上沒有母親的孩子正多着多着，我要去做他們的母親，我要去乳育世界上的小孩，懷抱世界上的小孩，我就可以毫不留戀地丟掉一個小孩了，

——現在我已經預備離這墳墓般的家庭，一切都安排好了，本來我也沒有什麼要安排的。我拋棄了一切優越生活中的東西。我也不帶多少錢，只留下最初一兩星期的用度，以後我將用我自己的手賺我吃的飯。榮兒呢，自有他的養育者，自有他的命運。只有王媽，唉，這可憐的忠實的人。她看見我的行動，知道了我的計畫，她哭了。她要跟我去，我就像你對我說似地對她說，但是她只是哭，無論怎麼樣非跟我走不可，說是除非死是不離開我的。唉，在這一點，我沒有你那麼剛強，我心軟了，最後答應她可以同我去，或者也可以做我的幫手。她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除了我她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親人了。她又要帶



榮兒同走。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她離不開榮兒就留着撫養他好了。她又流了許多眼淚，以顫抖的聲音向我說：“不，不，我還是要同着你走。”唉，她是我地母親，也是我苦惱的孩子，我不能拋棄了她。

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天明我就離開這個墳墓。現在我安安靜靜和你寫信。

你的茵，

平哥：

我離開了從先的生活而開始我的新生到現在已經一月了。我做了些什麼呢？我有什麼成績呢？我說不出，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點，就是我很剛強，我能夠支持下去，不獨支持，而且可以向上進展。我現在完全用我自己的手生活，還用我的手幫助別人。我在貧民隊裏，我和那些婦女在一起。現在我已經是她們的人了，不再如一個生客，她們也以親信的眼光對待我。不過我的手

還沒有她們那麼剛硬，我的身體還沒有她們那麼耐勞，所以我還不能夠做她們那樣多的事，就是說，我在人類的地位中，還不如她們。但是我將來會能夠的。我雖然能夠用我的智識幫助她們一點點，但是和勞動比較起來，智識又算什麼呢。

平媽給我以許多幫助，這忠實的可憐的人！  
平哥，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呢？什麼時候才可以知道你的消息？

你的茵

平哥：

我病了，恐怕不能夠再見你了！

我盡我的力量作。我的心始終剛強，沒有軟弱過一次，我的靈魂在天空翱翔，要飛昇到最高最高處。但是肉體却不能支持了。你先說我的身體衰弱的話是真的，這是以前環境所遺給我的罪孽。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不能夠支持的肉體

讓牠死滅，靈魂却可以永生，而且只有不爲肉體所累的靈魂才能夠永生呢。我現在很快樂，心地光明，毫無渣滓。死對於我不是痛苦，我將歡迎其來到。

我病已許久，在貧民窟裏是沒有醫藥的，我們也沒有錢去診病。王媽好多次要我看病，我不願意，想以生命最後的力量支持下去。現在我不能夠再支持了。手想動，却握不住東西，腳想走，却不能夠動身體，終於我躺下了。王媽現在用她一個人的力量做事，還要服伺我，可憐的人！她勸我到別的地方去，譬如，回到我父親那裏。但是只有這裏是我們光明和快樂，我又怎肯到別的地方去呢？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

前天咯血很多，整晚昏暈着。王媽哭得很厲害，我還不知道呢，昨天整天也在半昏半醒中。今天忽然清醒起來。我便趁這時候給你寫信。我要王媽把這些信送到你的朋友K.君那裏，將來

你或有收到之一日。現在是我迴光返照的時候，我知道最後的時刻快到了。我安靜地等待着，凡是患咯血死的人臨絕都很清白，我的母親就是這樣，所以我還可以寫一點東西。

我現在只有一個思念，就是不能夠忘掉你。我想再見你一面，但是再也不能夠了，不能夠了！我不能夠看見你，世界上看見你的人却多着呢，他們都將由你得到愛和光明和力——我想到這一點便把最後的不滿也忘掉了。

永別了！

不要爲我悲傷。你知道世界上每一秒鐘都有爲社會壓迫而死的人，你爲他們悲傷罷，爲我這一個多月親眼看見死去的人悲傷罷，更爲那些還未死而終於會被壓迫而死的人悲傷罷！留着你的身子去救他們罷！我只是多麼渺小的東西呵。

哥哥，別了！永不能再見了！……

我還很清醒，或者還能夠看見明天的太陽，  
我或者還可以向你寫一點東西。這些，王媽都會  
要送過去的，那忠實的人……

永別了……

(以上書信)



## 在堤上

在湖濱，有着荒涼的粗疏的長堤，被葦子所附着的，悍野地梗在湖水中間。蜿蜒着的，交叉着的，支歧着的，直走着的，這些堤，宛如被不可知的命運所支配，在開展着他們的喜劇和悲劇。在湖濱，那些堤生長，變幻，吞併，組結着糾紛的淒悍的網，生命在那上面成長而又消散。

這些湖堤，是人類以他貪婪的手向湖水索取土地的。湖水被禁錮約束，失掉了可以活動的地方，便像一個被幽囚的獸，掙扎着，號着——

正如同一個裝在鐵籠子裏的土狼，低着頭，從籠子這面走到那面，又從那面走到這面，永不休息，而且發出低抑長嗥，湖水也這樣衝擊着堤岸，日和夜，響着波濤忿怒而又空洞的傷激聲音。

這還是些新開闢的地方。人類散亂地以自己的力爭鬥着，近代的政治和法律和組織還沒有到這些地方來，人們各以自己的力建立着地位，強悍，勇敢，粗野，也許近於殘酷，但他們却是忠實的。築堤的土工，漁戶，割葦子的人，是這裏面主要的人，會幫在這裏普遍流行着。偏激的眼光以爲他們是亡命不法之徒，社會上的敗類，非得完全剿滅不可；同樣偏激的眼光則又以爲他們盡是英雄，革命者。其實，他們是處在一種他們所特有的環境裏面，爲了適應他們的環境，就形成那特有的姿態了。誠然是不合於現社會的，也並不值得去讚美，而且，也並不是走着和



現在的社會革命同一的路子，雖然多少受着同一的原因所影響罷——但他們那一種慷慨勇壯，冷然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傾吐出來的那精神，想起來也有使人神往的地方。在堤上，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湖水，灰色的葦子中間，他們是，正如同猛獸微步一樣的。青綢子大包頭，青羽綾密扣緊身，闊的板帶，插着匕首的裹腿，以冷淡而又驕傲的眼睛顧盼着一切的那些人們，也正是我們的兄弟呢。

兩條堤相遇的地方，堤面開展起來，成了一個小小的鎮。一二十家人家，差不多通是漁戶，有一家茶館子和兩三家雜貨舖。偶然有什麼船避風躲到這裏來了，水手們便通上了岸，不是圍着雜貨舖櫃台子喝高粱酒，就是跑到茶館子裏去了。上茶館子差不多是他們那些地方的人們生活之一大部份，也就是那些地方社會的中心。一切的糾紛，一切的解決，一切的消息，都在這裏

面開展着的。吃講茶的風氣，在這些地方更其風行着。

在叫作丁家集的小市鎮裏面，四海雙龍茶園的樓上，正擁擠着好多好多的人。雲大哥帶着兩個兄弟，也在那裏喝茶，是半下午的時候了。

“誰在那裏哭呢，楊老板？”雲大哥正喝着茶聽見有婦人哭的聲音，夾着罵，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他照例是愛管一點別人的事的。

楊老板看見雲大哥叫，趕忙自己提一把壺趨過來了。他沖了三杯茶，把那大而古老的長嘴紫銅壺放在桌上，就靠在雲大哥旁邊坐下了。

“這件事情呵，人家正想找雲大哥呢。除了您，誰還能夠辦？這是和尚老三幹出來的，和尚老三那個喪良心的東西，雲大哥，我說給您聽。東邊楊媽媽家裏老頭子早死了，只一個女孩子，叫貞姪子，今年才十六歲——

“這些我都知道的。”

“是呀，屋門口的事雲大哥當然知道的呀，雲大哥當然也知道她們母女兩個，靠編漁網過日子，勤勤儉儉的做，好門好戶人家，您說呀，和尚老三那東西，總是看上了貞姪子了。前天晚上，事情就出在前天晚上，他在我這裏坐到好晚，催幾次才走，剛起更不久，您說呀，我們都見楊媽媽喊救命了。我們跑過去，大家都看見和尚老三衝出來，明晃晃的刀在手裏，誰敢惹他？他看見我們人多，往大東洲那邊走了。我們跑進去看時，門踢破了，桌子推倒了。貞姪子抱着她媽，衣襟都給扯破了。楊媽媽肩上挨了一刀。那樣子才慘呢。事情當然是的：強姦未遂，刀傷事主。這事雲大哥看給怎麼辦？”

雲大哥還沒有作聲，許德明，他的弟兄早跳起來了。

“他媽的，這還了得，黑夜採花，照規矩辦，鋪刀子。大哥，我去把那東西帶過來，我知道他

在什麼地方。我一個人去就行了，讓我去，可以嗎？”

“這用得着你嗎？和尚老三是雄大哥的手下。事情該怎麼樣辦，雄大哥自然會怎麼樣辦的。楊老板，你認清了是和尚老三嗎？”

“我清清楚楚看見的，別人也看見的，楊媽媽又不是不認得他。”

“好的，費你心請楊媽媽來一下。”

楊老三起身提着那把長嘴壺，蹣跚地把那胖的身子移到梯子門口：

“德姪子，你去請東邊屋的楊媽媽來，就說雲大哥在這裏，雲大哥叫他呢。”

這時候樓子上已經圍滿了許多人。

一會兒楊媽媽來了，雲大哥問了一下當天的情形，給她看了一下傷痕。

“楊老板費你心去請朱師父來，要他給楊媽媽治傷，就說是我請的，過幾天總酬勞。楊媽媽，

現在你回去罷。好生養息。傷不要緊，朱師父來就會好的，告訴你家裏貞姑娘，要她不要氣，大家都知道她向來是一個好孩子。事情自然有人替你辦。”他就這樣打發楊媽媽回家去了。

等閑雜人稍微散了一點，雲大哥對他的弟兄們說：“這件事情我既然知道了自然得辦——這是壞了江湖上名頭的事。不過和尚老三既然是雄大哥的手下，就得先告訴雄大哥，讓他自己辦去好。假如雄大哥不辦，我再出手不遲。不過雄大哥的性子我是知道的，這樣的事，他沒有不辦的，不然也就用不着什麼江湖上義氣爲重了。李勝，勞你一趨，去雄大哥那裏，把事告訴他——他一定還不曾知道呢——就說我向他討過辦法，我和德明在這裏喝酒，等你回信。”

李勝沒有作聲，站起來，把腰帶緊了一下，一直下樓去了。

大概過了兩個鐘頭的樣子，一輛牛車停在

四海雙龍茶園門口，李勝躺在上面，腰上中了一小刀。

雲大哥走了下來。

“雲大哥呀，我吃了鹹魚條子了。”

“誰？”

“和尚老三。”

“好的。德明，我兩個找雄大哥去。”

許德明給李勝檢查了一下傷勢。小刀從右邊插進去的，低一點，沒有傷到腰眼。

“不要緊的，很容易好，李勝，你怎麼就給他中了？和尚老三難道拼得過你嗎？”許德明說。

“拼？那東西夠得上一拼嗎？不要臉的東西，做小偷兒還不配呢。我剛走得七八里地，就碰見了那東西。他問我那兒來，我說從丁家集來。問我那兒去，我不該說是找雄大哥去，大概走了一點風。問我找雄大哥什麼事，我說雲大哥有點事，要我去的。那東西就說他要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就分手了。誰知道剛走到樟樹灣的地方，那東西躲在樹後面，給我來一下子就跑了，那不要臉的東西，還以為一刀把我幹了呢。等老子好了，還他二三十個窟籠！”

就在那一天晚上，雲大哥和許德明兩個，沒有找到雄大哥。他到三四十里地外的草頭叫有什麼事去了；當晚不能回來。他帶着德明到了一處賭場裏，正是花鼓戲開始的時候。

一帶有三四個賭場，在空地上搭着大的草棚子。大碗的菜油燈點着，給出一種閃爍的，猶猛而又蕭颯的光采。人一團一團圍着桌面大的影子在遠處閃動，有如一些離奇的鬼影。那些勞作的，被壓迫於生活的人們，整個的生命消耗在沉重而平庸的重負之下的人們，從來不曾得到安慰得到滿足的人們，被榨取着的，被掠奪着的，被損害着的——這時候，都沉溺於這原始的，凶猛的短促的刺激之下，在短時中嘗着激烈

的成與敗。得意和失意，欣喜和悲傷，歡樂和苦痛的結果。

雲大哥沒有賭，默然坐在旁邊，望着那整個的騷動和迫促。他坐在那裏，有如一個石像，有如激動的水流中間的一塊岩石。他坐着，在他巨大的頭額裏面浮着沉重的思想。

風在外面叫號，吹着葦子。灰色的雲凝在空中？湖水忿怒而又傷慘地衝擊着堤岸。在近處是極度的喧嘩叫嚷，但是稍遠一點，就在油燈不復照成影子的地方，世界完全死寂着，死寂在夜和黑暗的威迫之下。就在這個地方，油燈竭力照着，似乎對於死寂感覺不安，而露出一種殘酷地自嘲的神情。聲音浮動起來，升得很高，又突然衰竭了似地沉抑下去。

雲大哥凝然聽着，用他那銳敏的耳朵聽着週圍的死寂。一種壯勇的情思揚在他的胸中。

他聽着周圍的死寂，曉得湖水這時候正溫



婉地睡在夜的懷抱中，雖然衝擊着堤岸罷，但不過如睡中轉側時偶然發生的不均勻的呼吸。這時候，正好掉一隻浪裏鑽，帶幾個弟兄，在湖上橫行，雙槳落水，毫無一點聲息，就像在湖上滑過一樣。在湖上迅速往來，有如猛獸夜巡，有如幽靈，有如復仇之神降臨人間，又靜默。又凶猛——而仍然見人間的正義之執行者。這心情，是使他陶醉在神聖的歡樂裏的。

——雖然是草澤英雄罷，但我們自有我們的法則呢，較之貪污的官府之類，我們是如何忠直的呢，我們是弟兄 我們是一切人們的弟兄呢。

——現在，湖是在我的掌握之下的。

——像打劫豪商，抗拒官府之類的事情，則正是我們的事業罷。

——並不是爲了生活，却是爲了活動，却是爲了把生命傾吐了出來，所以才這樣做着的

罷。

——我們自己的法律是……

雲大哥凝然坐着，把他大的拳頭按在桌上，頭低着，有如憂傷。他的思想無際地飄蕩着。

——我們都是兄弟。

他忽然想到和尚老三的事了。火一樣的憤怒在他胸中燃起來了。

——下流的下流的東西，居然幹出這樣下流的事情來了！壞了江湖上的名頭，是不可饒恕的事呀。而且我們要這樣幹起來了，和貪污的官府又有什麼分別的呢？我們應該是，我們和一切的人們應該是兄弟，是姊妹——但是雄大哥會有相當的辦法的，我知道雄大哥那人。

他這樣想着，氣忿稍微壓下去了，仍然遊心於那些遼遠的思想。在他面前的紛擾喧嘩於他視若無物，有如不見，有如不聞，他只凝聽着遠處的死寂，溫婉地睡着的湖水展開在他的眼

前。

“雲大哥來押一寶罷？”許德明叫着。

“今晚上我不押，你自己押罷。——怎麼樣，通輸了？”

許德明沒有作聲。

“好罷，這裏還有兩塊錢你拿去班本。”

“今晚上手氣真壞——不要緊，我這一再來就會贏的。我們輸硬的，不打鳥，雲大哥，是不是？回頭我贏了就請你喝酒。”

‘好的。’雲大哥微笑着，他望着許德明又沉入人堆中間去了，他一隻手遠遠地舉起伸入桌子中間，不覺得他那蠻的勇悍的樣子了。只提一把短刀，從一隻船跳過一隻船，紅着眼睛亂砍的人，然而在弟兄們面前。却馴順得像一隻羊，這樣的人，才真是好兄弟呢。

於是凝然想起了他自己。他和這湖已經是如此熟習——每一個小山，每一條港汊，每一處

暗礁，每一道長堤，這些都生動地在他胸中活躍，正如同他所熟習的朋友們，只要一聽到他們聲息。不，只要他們的脚步在遠處行走，就可以知道那是誰們了。遼闊的不見邊際的水面，狂暴的大風，洶湧的波濤，驚駭了許多人的心魂的；在他看來，也正如親熱的朋友的喜和怒，一呼一吸都和着自己心境呢。到靜江風起的時候，大地憤怒的氣息在湖面上馳騁，宛如死神的灰色的馬蹄，踏着波面，波濤戰慄湧起，白沫震蕩於水面。這時候，上和下，極目百里之間；沒有一張帆影，縱然是老練的船戶也躲在港口子裏面去了。這時候，他一個人駕一隻浪裏鑽，張着滿帆，在狂濤的頂上飄着，如他的舟底並沒有着水，這時候，他是湖的真正主人，湖爲他一個人所有。只要望見那帆色，船戶們沒有不知道是雲大哥的。他靜靜地想起這些，他的心是起着輕微的振動的。

周圍喧擾得厲害，賭徒們沉浸於瞬息之間的勝和負之馳逐。

這是他們的習慣，無論在作着什麼事情，總是敏銳地注意着周圍的環境的。雖然他在沉思着，和尚老三一走進來，他早已看見了，許德明也看見了。

“好狗養的，今晚上老子要跟你算賬！”一手推開旁邊的人，許德明早跳起來了，搶到兩張桌子中間，以他向來的姿態，左手又在腰裏，右手早攏着刀把子了。那樣子又鎮定又獷猛，鷹一般顧盼着。

雲大哥也就站了起來。

“你不要動手，等我問他。德明。”

沒有想到雲大哥會在這裏的，這一來，和尚老三噤住了。一則知道自己有了錯處，二則知道像雲大哥這樣的人，沒有法子說話，更沒有法子動手的。他提着一條板凳向許德明擲過來，只就

着敵人一閃身的時間，早搶過去，從旁邊的一張門，跑向堤上去了。

“不要跑，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我只要你把事情說明白。”雲大哥叫着。

但是，和尚老三已經跑到黑暗中去了，許德明和獵犬似的，一閃身，已經追在那狡猾的狐狸後面了。在堤上聽見兩對迅速的脚步之聲。

雲大哥跟了出去。

堤的黑影展開在他的面前，天空凝結在他的頭上。湖風有如在動，有如不動。葦子發出低抑的嘆息。足音在他面前遠了。

是一個非常黑的夜，星和月都躲藏着，夜間所固有的幽隱的微光也消散了。一切的輪廓和線條都已在面前失滅，顏色都融成一整個了。在這樣的夜裏是無論怎麼樣敏銳的眼睛，也看不到五步以外的東西的。

雲大哥從屋裏走出來，冷的空氣和黑暗投

到他心上，使他驟然清醒，又好像驟然投入一個更深的夢。夜似乎結成柔軟的氈茵展在他的脚下，又似乎吹着甜蜜的氣息在他頰邊，又似乎在他耳旁訴着一些不可知的，但是親切的語詞。在一瞬息間，他覺得他自己是在一個孤獨安甯的空山之上，沒有思想也沒有動作，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溫溫地享着那神奇的陶醉，享受着那神奇的溫柔。湖水是依偎在他的懷中。

只一閃，他立刻看清了自己的地位，以最敏捷正確的方法處置他的行動了。在這樣的夜裏，要追蹤一個狡猾狠毒的敵人，是用得着十分謹慎的。十里以內，堤沒有分歧，敵人是不會走到什麼地方去的。他沒有跑，只以迅速的步子輕輕走着，他敏銳的耳朵如獵犬之鼻似的審慎地偵察着四周。

只走到兩里的地方，他聽見輕的呻吟的聲音，並且嗅到血腥。

“德明!”

“是雲大哥嗎?”

“你怎麼了?”

“雲大哥不要前去呢。好狗養的東西躲在堤底下，我挨了一下子，走不動了。”

“不要緊嗎?”

“到不要緊，不過腿上中了，走不動呢。雲大哥小心點，狗養的東西真壞，不敢和人明拼，專在暗中傷人呢。”

“好的，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幹了那東西就轉來帶你回去。”

“雲大哥小心呀。”

雲大哥把他的匕首從腰裏拔出來，看了一下，倒捏着，刀葉子貼在手脈上。那是一把極其銳利的匕首，就在那樣黑暗的夜裏，也不可抑遏地發着光。象牙的把變成紫紅色了，因為飽吸了汗和血，這刀連把有五寸來長，厚的背，薄刃，鋒



尖直削下去。兩面有三條血槽。窄窄的鐔上面有美麗的浮彫，刀環上繫着一條小紅綢子，這是一個遠方的朋友送他的，一樣兩把，合在一個鞘裏，雲大哥拔出一把來，另一把仍然插着。

他向刀刃上投了速厲的一瞥，目光正和刀刃上的銀光映射着，如兩個凝視着的仇敵。他放開脚步在堤上重重地跑一番，大約有三兩百步的樣子，估算敵人已經不遠，已經聽見他的步聲了，便貓似地跳到堤底下去了。一直下到水邊，伴着葦子，他貓似地走着，沒有一點聲息。那敏銳的眼睛，在暗夜中閃着燐光。只一瞥，他已經發見一個深灰的影子在堤畔伏着，向後望，如梟鳥宿在枝頭。他以更捷疾更輕悄的身法，閃到他身後去了。

這時候，天空凝定在他們的頭上，湖水凝定在他們的腳下，葦子都噤住了。大地沒有一點聲息，戰慄地迫俟着這鋼鐵一樣的心情和行爲。如

長劍之相搏擊，要一觸着，更強的力便立刻把那對手方壓下來了。

雲大哥已經閃到敵人身後，強固的手扳着他的肩胛，壓下來，刀鋒便閃電似地擊下來，直刺入敵人的心窩。血隨着刃之擊入而潰湧，他一回頭，熱的血濺在他臉上。那些血，含着生命之躍動的，直濺到他臉上，有如長笑，有如放歌，有如以猶猛的力向他觸着。刃鋒剛一擊入，腕子一用力，在骨和肉之間一攪，生命之最後顫動，隨着刃鋒傳到他的手，傳到他的心胸。

“朋友，價值點！”雲大哥說了一句。於是，把刀子拔出來，插入鞘裏，提起那屍體來，丟到湖裏去。他作這些，正如同一個作一張幾何畫，成每一個線條都是正確而堅定。

湖水受了這下打擊，發出一聲長嘆，隨後是一些遏抑的哽咽，於是安靜了，沉死在夜的寂靜裏。

雲大哥重新跳到堤上來。

堤的黑影展開在他面前，灰色的雲凍凝在他頭上。長夜嘯着的湖風有如在動，有如不動。似乎是在黑暗和寂靜之中驚駭了，又似乎驚駭於雲大哥鐵似的動作，葦子發出低抑的嘆息。

在堤上，雲大哥凝然走着。



## 失去了的詩人

我和T君認識，是偶然的事。十三年三月我從M城經過，老友碌雲君在那兒教書，想看看他，便耽擱了幾天。碌雲君雖說是教書罷，也沒有很多事，大部份時間便被我占去了。留在M城的幾天，我差不多完全在他那裏；一早上就到了，總晚間十一二點鐘才回到寓所。我們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又分別了那麼久，自然有許多許多話要說，朋友們底會合正如同兩滴水碰到一處，兩滴水都消滅了，融合成更大的一滴。好的朋友

們一會合，也這樣消滅了自己，融入更大的範圍，彼此增加了力量，擴大了心靈。就在那時候，我認識了T君，他也在那學校裏教書。

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非常之健壯的身體，看起來好像一個體育家，不過立刻可以知道他不是的。體育家和詩人有那樣大的差異，差不多一摸就可以分別出來，但是我却不能夠指定那差異之點告訴你。似乎體育家總帶着運動場上的氣息的，而詩人呢，却帶着別一種氣息。T君長着一幅熱情的臉子，在上面閃耀着帶有稚氣的光明眼睛。那多鬚的顎頰使他顯得年齡很大，但是你只要看他的眼，看他的前額，那樣潤澤輝煌的前額，就可以知道他正在豐富的青春期呢。

每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T君下了課，就立刻跑到碌雲君的房子裏來了。那時候我們正談談着，讓我們的話自然流去，如初春娟靜的水

泉，閑閑地流過小山，流過草原，沒有方向，也並不用着什麼迫促的力量。我總是躺在椅子上，抽了一支煙又抽一枝。碌雲君則或者是看一點學生們的文卷之類，但也時時放下筆，不知是在沉想還是在領略着談話中的風味，T君一走進來，空氣就立刻變了。我們會過一兩次之後，已經很熟，老朋友似地談着了。他是活動的熱烈的性子，一走進來，便高聲大氣說着話，幾幾乎是鬧着，一刻也不停下。於是差不多沒有我說話的餘地了，便靜聽着，只在可能的時候插一兩句話，我驚異於T君青春之發揚底氣分，驚異於他生命力之豐富；有時候，簡直是小孩子似地，笑着，說着，在他的眼睛裏閃着喜悅和幼稚。我自己也和他差不多的年齡，但因為在社會裏飄流太久，把青春的氣分完全失掉了，流於沉靜，也常常缺乏興致，所以總是愛那種活動的光明的人物。

談話的方向自然是偏於文學和藝術的。我

知道T君對於詞和曲有很豐富的知識，同時碌雲君也很瞭解古代的文學的，所以我們也常談到這些。同時我知道T君會作詩；雖然沒有看見他的作品，但從他批評近日出版物的態度看來，知道他的詩決不會壞。這樣，使我們的友誼更增加一層連鎖了。T君談到近日的出版物，總是用他那毫不顧忌的熱烈的口吻，似乎是在爭吵，似乎是在攻擊，酷烈地不滿意於他們。隨便從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出他那強烈地要把自我表白出來的願望。“熱情的青年呵”，我心裏這樣想。

但是我在M城沒有住到幾天就走開了。雖然我們的友誼已經建築得很好，但我們却不常通信。原因是我常常走動，沒有一定的地方，而我又總是懶得寫信的。以後在各處跑，我總想起T君，在什麼地方都難看到他那樣直率而熱烈的心情呢。



以後一年，我又到M城，在那裏住了七八個月。我住在城外，隔街市很遠，比較清寂的地方。和我來往的，只有碌雲君，T君和幾個熟識的朋友，但是我那個地方並不寂寞。他們總是兩三個人一起，差不多每天都是，散步似地走到那裏，總到很晚才回去。有時候便住下了。朋友們把我那裏當作聚會的歡娛的地方，總愛在那裏流連。我呢，流蕩慣了，總在生疏隔漠中過日子。現在看見朋友們在這裏消散舒閑，隨意娛樂着自己，便從心底裏發生一種歡悅。看他們三五個人在樹底下，在階級旁邊，在井水欄頭隨意坐着躺着，從容談笑，有如淨水中淵靜沉浮着的游魚，便生着享樂生命底快感。到我這裏來得最多的是T君；他只要沒有課，總高興留到我這兒的。

分別了一年多，我額上又添了一點風塵，但T君却像一個不動模型。正如同春天已到，你看那些去冬落了葉子的樹木又發了新芽，覺得完

全和前一個春天底一樣，找不到什麼分別，雖然那樹已經增加了一歲年齡。T君也是這樣。初看見的時候只鬚鬚似乎長了一點，但隔幾天剃了以後又完全一樣了，他仍是那樣高聲大氣地急口談話，仍是那樣閃着幼稚的光明的眼睛歡笑，仍是那樣好動，高興。我毫不能發覺他有什麼變更的地方。本來一年兩年的時光，在生命豐富的青春期的時候，是毫不感覺到就過去了的。我呢，當然是例外；碌雲君曾說我正像十五六歲就做了母親的姑娘呢。

這時候，我逐漸知道了T君家庭和他自己的情況，他有一個很完滿的家庭，父親母親通很康健。父親是一個稍帶經神質的和善的老人，母親却又幹練又慈和，一個很少有的婦人。他的弟弟妹妹都在就學年齡，也是些很聰明的孩子們。我每次到他家裏，總得到很熱烈又很恰當的招待，便彷彿走到了自己的家裏。在M城，T君的家

裏和碌雲君的學校，再加上兩三處地方，就是我足跡所踏到的全部場所了。

每一次到了我那裏，T君差不多沒有安靜的時會。在我那裏一切的事情通是自己作的。他替我挑水，作飯，或者是爬到樹上，或者是從不知道什麼地方傳來他笑的聲音。我不禁想到，“那樣美麗，而且康健！”他絕不跟安靜，總是在追求着什麼似地，好像要把他整個的生命通放到活動上面，好像他的生活力是太多太多了，要奢侈地傾瀉出來。他對於工作——一切用體力的事——對於遊戲，都一樣，把那些當作消耗他生命力的東西，不然，好像覺得他自己就會澎漲起來了。

我和T君談話仍然是偏於藝術方面的為多。日子長了，他和我常常談到詩詞一方面，也拿他舊時填的詞給我看，據說已經好幾年不寫那樣的東西了。從那裏面我感覺到一點稍微特

殊的氣分。他的詞不是學溫李，也不近辛蘇，却是很冲淡寧靜的東西，近於老年人的作品，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異樣。“怎麼樣？”我看完了他拿給我的幾首，他問了，閃着光彩的眼睛幼稚地直望着我。“非常工穩，是用過工夫的有火候的東西呢”。他似乎不滿意這樣的答覆，仍然直望着我。“但是不像你的作品呢”。“不像嗎；”他隨意答覆了一句，我們就暫時都沒有作聲。“我只能寫出這樣的東西，”他明白我的意思，隨後解釋似地說了。我那個時候的意思，以為像填詞之類的東西，是隨着各人所學而型成的，並不一定從生活中發出。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忽然感覺到，T君似乎是在厭倦着他自己的生活。這或許是由於他常時期長時期留在我那裏而得到的暗示罷。好像他高興在我那裏，更甚於高興在他自己的地方。而且，每一次我去了，他總是有一些學生們

的卷子留着在等待我，要我待他改，並且有時候勉強我代他教課。他對於教課之類的事情，似乎是一味也沒有。“那麼，不用教書，豈不是更好嗎？”我向他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得不到答覆。

一天晚上，他住在我那裏，沒有回去。是初夏晴和的夜裏，我們出去跑了一趟，到河岸，到樹林子裏面，到亂墳叢葬的地方。在月亮底下，踏着自己的影子，握着滿把的野花和草，聽T君高唱着他愛談的詞調，我們也正和夏夜輕輕的風似地飄過各地。在叢墳裏面我們坐下。馬鞭草偏舖在各處，織成軟的密的青青氈褥。野外，馬鞭草是最可愛的東西了，滿滿舖遍了地下，絕不留一點空隙，却又不長高，只一兩寸的光景，又清潔又堅韌又平整，無論是趟着踏着，都絕不起一點痕跡。這樣的草，北方沒有，就是江南也不大看見，只盛長着在我們的故鄉，而使我一走到野外就思念起來的東西。

我們坐在馬鞭草織成的氈子上，小叢樹的影子落在面前，遠處的河岸有水鳥叫着清越的但是淒厲的聲音。有一個紡織娘在藤蘿上唱，別的幾個在稍遠的地方。一些破碎的玻璃在我們腳旁閃着月光。T君在墳旁拾到一塊枯骨，灰白色的，正和普通的什麼動物骨頭一樣。他含笑摸着他的腳脛，說：“我們的也正是這樣的東西呢。”

於是我們的談話轉了一個方向，從輕快的移到沉鬱的了。“生命正是消逝得很快的東西”。我們是這樣開始的。

“我覺得現在的生活是很倦怠的。” T君說

“是的，我覺得你正是這個樣子。”

“你感覺到的嗎？”

“起初不大知道，但日子一長久，我就看出來了。你好像在追求什麼，但是却沒有執着住什麼呢。”

“人家總看我是很快樂活潑的呢。”

“事實上也是如此，而且你也不斷地在忙些什麼事情。”

“我已經好久沒有寫詩了。從前我常常寫詩，但我近來久不復寫。但是不知道怎麼樣，我已經好久沒有寫了。”

“許是生活太單調了的原故罷，需要變更一下呢。”

“大概是的。但是我那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想要說“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但止住了沒有說出來，就用一些別的話引開了。

水鳥幽清而又淒厲的聲音止住了，有風從天末起來，吹起一些雲彩。我們是，有如感到一點天色將到變底預覺，就離開了亂墳叢葬的地方，回到住的地方。夜裏天氣果然變了，大雨夾着猛烈的風，使我時時從睡中驚醒；心情變為憂

抑，便被一些不快的夢纏繞着。

第二天，T君拿他的詩給我看，在風雨的晚上寫的東西。詩底大致說腐化的屍體躺在荒野，失路的遊子在旁邊徘徊，琴音已經消逝，酒盞也已空傾。饑餓的野狗無望地啃着不復附肉的骨頭，於是倒斃。在野狗倒斃的時候，黑色的烏鴉，象徵人間之死亡和頹敗的，正舉翅飛來，要享樂牠底殘軀。他的詩修詞和音節都極美，流蕩着暗紫色的情調，Decadent底氣味非常之重。這個，和他的日常生活看起來，是完全兩樣的。

“怎麼樣有這樣重的死亡和敗滅的氣息呢？”

“我不知道怎麼樣，一寫的時候總寫的這樣的東西。”他笑了，仍然是閃看光彩的幼雅的眼睛，但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許就在眼睛的角落裏，有一點衰颯。這衰颯流蕩擴大，於不意中占住他眼睛底全部；雖然是一閃即逝，已經清



清楚楚被我察覺了。

他把他從前作的詩給我看。在那裏面，顯然是在追求着一霎那的刺激，肉的，強烈的，如酒一樣使人迷醉的東西。在他的詩裏，沒有道德也沒有靈魂，沒有愛也沒有憎恨，沒有希望也沒有痛苦，一切都趨向於頹敗和死滅，但就在還未曾頹敗死滅的那一刻，便執着住，以內底刺激和肉底歡樂（也許是痛苦？）去填滿那一刻的空虛。

“疲倦了的人絕叫的聲音呢！”我說。於是我從他那裏看出極端的矛盾。一方面感覺到生活筆調倦怠，便期待着什麼，追求着什麼，而自己却不知道這所期待追求的東西之究竟。想要離開，毅然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但是不知道這別的地方究在何處，而且被“別的地方豈不也是一樣麼？”這樣的心情恐駭着。於是想要流入極端的Decadent；心情已經願意了，肉體却不曾允許。這就是他內心生活和日常生活不能調和

的原因了。

“怎麼樣才能夠使生活變更一下子呢？”

“也許戀愛起來是好的罷。”

“誰知道？也許是那樣的，但是我却沒有愛情呢。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寫詩了。昨晚上，大風雨的驚擾中我不能夠睡。在墳場中拾得枯骨，回來的時候，看見一條母狗，那樣瘠瘦，身體差不多成爲一個疑問號了。我想起了這些，便寫了一首詩，這大概是近來和你交往，又引起我一點點靈感罷。但就在這首詩還未曾寫完的時候，我感覺到我的氣力已經盡了，不能再寫下去。到什麼時候我又能夠再寫一首呢？”

“沒有別的，僅只因爲倦怠的原故，過一會兒就好了的。”我安慰着他，雖然知道那樣的安慰是不會發生效力的。

這以後，我因爲生活迫逐，離開M.城了。也跟從先一樣，我和T.君不大通信，只是從碌雲君

的信中，時時知道他一點消息。後來T.君對於教課之類的事情，更加不放在心上。雖然以實力講，M.城不容易找到比他再好的教員，學生也很歡迎他，但他却絕不用心。有時候簡直不知道他講些什麼；有時候，在他高興的時候，却講得比誰都好，一些充滿了靈感的東西。下了課，他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便把他的時間完全放在打牌上面，往往直到第二天早上，上課的時間到了，便從桌子旁起來，一直跑到教堂裏去。因此他在M.城雖然有許多人說他學問好，却有同樣多的人極力攻擊他。碌雲君說，他沒有打牌的時候，仍然是那樣熱烈，高興，急急說着鬧着，在光明的眼睛裏閃出幼稚的光采來。

於是我知道他第二首詩是還沒有開始寫下的。

以後碌雲君告訴我T.君戀愛了，並且不久就要結婚，但是碌雲君自己也離開M.城了，我

便不再得到T.的消息。雖然想起來時時懸念，但不知道怎麼樣也就沒有探問。被生活所迫逐的人是常常把友誼，把靈魂的交往忘記了的。

近來忽然接到T.君的信，這於我簡直是足以詫異的事。

他劈頭就告訴我覺得生活很倦怠，倦怠到不復知道有什麼可以引起興趣的事，神經麻木到不復能接受刺激。

“我像躺在泥汁裏的豬，鬱熱的空氣完全把我的力量融化了。我想，轉動一下罷，轉動一下或者要好的一點，但同時我又感覺到我已經完全消失了那能動的力，於是我沒有轉動。偶然我也試著做到了，但轉動的結果是新的泥汁。躺下去的一面或者暫時覺到些微清涼，而另外的一面却同時增加了重負。”

接着他告訴我他生活的狀況。

“我也想到戀愛，又想到結婚，但戀愛和結

婚豈不也是一個泥汁溝嗎？這大概是比較清涼的，在躺下去的時候多覺到一點快感，也僅僅多得一小會時間，立刻又要變成一樣蒸熱的東西了。假如我每天能夠有一個愛人——這是多麼可笑的意思。

“我簡直沒有事做，絕對地絕對地沒有事做，於是我便一刻不停地動着滾着，而動和滾便成爲我的倦怠。我打牌，但是每當十三張東西擱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立刻爲牠們結構成一副蛻化變遷的圖形，我知道了終局，於是我又感到倦怠了。

“學生們永遠是那麽蠢的，我真不能夠問他們做點什麼事。他們如一些滿身泥汁的小豬，除掉在我腋下攢着擠着之外便再不知道做什麼了。他們想吮我的乳汁，但我却是一頭公豬呢，沒有什麼可給他們的。”

看到這裏，我也覺得好笑，因爲想到了我自

已教書的經驗。但是我却不能笑他。對於他那一封長信，我只簡單地回了幾句：

“你那豬屙譬喻真好，使我失笑，又真切地感觸到你的活。

“不過我聽說有一種野豬，不在泥汁裏睡，却在山林中奔跑，是連老虎都不敢小看的東西。聽說獵人打獵，以遇着野豬爲最危險，比獵虎還要困難的呢——是那樣一種特出的東西呀。

“能到我這裏來一趟嗎？是厭人的近代都市呢，但也有酒和不夜的明燈。”

實在說，我近來的生活也過得很倦怠，所以很想T.君來一趟，我們彼此的交往，或者可以把沉寂的空氣打破。

隔了一個星期，T.君從M.城來了，我把他安置在我的小亭子間裏。他的樣子，和幾年前看見的並沒有什麼差異。他仍然帶着運動家似的神氣，一走進來便不願意安靜。他的額帶着康健的

光采，眼睛仍是那麼閃耀，我吃驚於他之沒有變遷，我第一句話便說：“你仍然是原來的樣子。”“是的，”他悶着聲音答覆我，於是我們便談到一些別的事情。

在我那裏住了十來天，每天的生活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我白天不在家，他白天到什麼地方跑，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晚上我回來以後，便開始了冗長的沒有終止的談話，或許喝一點酒，而總是不斷地抽煙，一直到煙灰和火柴梗舖遍了地上。我們到很晚很晚才睡，都市中的習慣呢。

我們的談話開始了。

“我真討厭這裏的女人，太不會粧飾了。”

“前在的幾天，她們所給你的印象怎麼樣呢？”

“單調，貧弱，沒有重量的東西。一方面她們要以粧飾來增加她們的嬌媚，一方面她們完全

不知道粧飾的性質，所以就弄出可笑的东西來了。她們全壓在‘時興’這鐵帽子底下，被窒息死了，你看，在街上，她們的服粧有一點點變化沒有？通通是一個樣子的。短旗袍並不壞，但短旗袍而用很窄的下襠，便使得那些發育不良的身體更顯得紙人似的，有長和寬，但是沒有厚。她們絕對不知道粧飾是應該因人變換的，所以頸項短的人用着煙突似的領，又粗又黑的手臂加上無袖外衣——一切都成了怪異的嘲諷。有一次我在電車裏看見一個女人，穿着華而紗的短袖外衣。她上臂被黑色的薄紗所映，顯得美麗，但下臂却顯然難看，毛太多，膚色不均勻，而最壞的是肌肉發達不良。她爲什麼不穿鎖口的長袖衣呢？那也很是時髦的粧飾呀。鎖口長袖衣可以掩掉她手臂短處，而只從紗裏面映出美來。但是她們永遠不知道這些。”

“你以爲女子應該粧飾嗎？”



“我以爲男子也應該粧飾。美才是人生所追求的目的，而美是永遠不讓人接近的。粧飾是好的，不粧飾也是好的，只有壞的粧飾才是最壞最壞的東西。”

“你不是曾經戀愛過嗎？”

“似乎有過這麼一回事。許是戀愛離開了我，也許是我離開了戀愛，總而言之是沒有結果的，而我却什麼都不知道。我希望每天有新的愛情來愛撫我，但是新的愛情却是不可能的，永遠只是陳舊的陳舊的陳舊的東西！”

“你真是一個倦怠於生活的人呀。”

“剛到這裏來的時候，我感到稍微清新得一點點——”

“是的，你翻了一下，滾到較清涼的泥汁裏去了。”

他笑了，接着說下去：“我不知道上帝怎麼這樣笨。我寫詩我創作的時候，總是寫一些新的

東西。要是我沒有，我便不寫，決不會重複着陳舊的東西。上帝却那麼無聊，正像一個極其頑皮的惡劣孩子。”

我們的話就是這麼說下去，沒有終結。

在我這裏只住了幾天，T.君又覺得厭倦，忽然走回去了。我沒有挽留，因為知道挽留是不會發生效力的。我送他到車站上，望着火車走了，以笨重遲鈍的步子，宛如受鞭策的驢，在倦怠的身子裏裝着倦怠的靈魂。

他走了，臨行時倚着窗向我點頭，含着微笑，而在他眼睛裏的然閃着他特有的光采。

我惘然，不知道怎麼樣起了一種送去一個不復能再見面的人似的那種感覺，似乎是感傷，又似乎不是。

談西洋的童話故事，每每一個公主或王子被巫術變作老醜的婦人，或者變作別的動物。他們經過一段艱苦的時期。但是等到後來，只等待

着神祕的一觸着，大抵是他們真正的愛人來到的時候，他們立刻恢復了從前的美麗和幸福，而且更增加了美麗和幸福。我們的詩人也正被巫術所迷，這巫術便叫做“人生之倦怠”。什麼時候那神祕的一觸着才會來到呢？



## 十五年代

因為偶然的機緣，我跑到上海，而在那兒病了。

我是一個對於醫院沒有好的感情的人，但因為朋友們的好意，我終於跑進了醫院。兩個星期便消磨在病的寂寞中。

醫生禁止我白天起來，又禁止我看書，於是我便非常疲倦，晚上不能安睡。跟我同房住的一位，他患着激烈的

咳嗽同吐血（但是我從醫生知道他的病是由於過度的勞作和外傷損傷合成的），不能讓他有一刻的睡醒。所以在晚上同是不寐者，我們便開始談話。他告訴我，他在三月以前由北京到H省，想要作一點事，但是他的事失敗了，其結果是他得了現在的病。

我的病漸漸好了，而他的却日見沉重。

一天一天地我變得更為喜歡他。每天晚上，醫院裏人靜以後，我們是住的三等病房，所以晚上不會有看護婦之類來擾亂我們的，雖然他的病非常沉重，我便悄悄起來，坐在他的床邊，開始我們輕微而延緩的談話，或者我給他一點點小的幫助。

我知道他是一個反抗者，虛無的

反抗者。他向我伸訴出他一切的憎惡與忿怒，以及他那吐向一切的汎攻擊。但是我非常愛他，因為我在他強有力的憎恨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來。我每每從夜的微弱的光底上，望着他蒼白的面孔，聽他吐出輕緩的但是恐怖言詞，我好像看見復仇之神站在我面前，從他偉大的愛裏面發出無極的忿怒呢。

這樣度過兩個星期，我的病好了；臨出院時，他給我一卷稿子，向我說：“這是我最近的一段雜記，也便是我最後的雜記——我的病是不會好了的，我並不理會。你是常常作點文章的，所以我請你把這卷稿子整理一下，修改一下，找一個發表的地方，以便給我僅有的幾個朋友看。”

出院後第三天，我才看他的稿子。那是在不同的時期寫在各色各樣的紙上的潦草東西；我細細地讀了一遍，在裏面發現他的深而強的憎與怒。以下是他的原文，我只改了幾個顯然的別字，其餘都仍舊，並且拿他題在卷頭的一句話“我離開十字街頭”作為篇名。

接着我去看他，醫院裏告訴我他被他的朋友們接出院去了，在他十分沉重病中——但是我從來不曾知道他有什麼朋友在上海。我再無從知道他的消息，只是，只是謹祝他底平安！

培 良

“我離開十字街頭，人的潮流在我後面奔走。”

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清清的早上。我提着



我的棍從北京走了，同我走的有L.T.君。

我走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前一夜L.T.在我那兒住宿。早上五點鐘，我們已經起來了，悄悄地走出我的公寓。我僅有的少數行李，幾本破書，通通棄掉，只帶了一床破被，同時刻不離手的我的棍。公寓裏大概尙欠二十來元錢，賣報的也欠五六元；而我竟沒有告訴他們。我走以後，大概他們在罵我的。要是他們除掉罵以外再沒有旁的的方法，也不妨使勁地罵一會，因為這尙表示着一點僅有的反抗呢。

爲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自己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游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

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捉着我的棍走了。

早上五點鐘，我捲着被子，趁公寓伙計尙未起身時，同L.T.出了門，一直跑到N.G.那兒。他本來預備與我們同跑的，但因為臨時發生變故，——他的女人養一個孩子，中途一段X軍隊所駐紮的地段他過不去等等——不能不留下了。他同我們走出門前，說“我送你們到L.鎮罷，”這聲音裏面，很帶一點淒涼的韻味了。本來他十年的軍隊生活，好幾次的血戰，一團軍隊戰到只剩十三個人，他不曾退縮過。而這一次，他竟不能與我們同走，這大概是他生平的第一次罷。“不去了。我們找着S.之後再給你來信，想法子讓你去。”他用他巨大的手默然握了我的手，又握了L.T.的手，默然轉回去了。我望着他粗壯而黑的身軀，以一種比平常緩慢的，仍然帶着行伍姿態的步伐走回去。一個鐵似的剛毅的軀體從我

面前消失；影一般的，從黑夜中走到黎明，於是消滅在光裏面了。我們走着，街上的行人還很稀少，這使我很喜歡，因為我可少看到一些奴才的面孔。

我們出發的目的地是H.省。那雖然也是一個很古老的地方，是儒家同道士的奴隸文明的出產地；但因為那裏也是梁山伯所在處，兵同土匪的故鄉；我們想，從那裏或可以發生一點強悍的野蠻的運動，或者可以表現一點自我底固執的發展。為這種朦昧的希望，不，不如說是一種隱微的但是深刻的誘引，使我們從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裏面走出去的。生的慾望，力的要求，野蠻的但是康健的行爲，原人似的生活，這便是我們出去的目的。晨光熹微中，我們走到城樓底下。這過去的紀念物以牠深黑的巨影向我們壓迫；而我們，僅只給了牠以輕蔑的一瞥，便走過去了。這時候，北京正陷在戰線的包圍中，奉軍

的飛機按時來北京施行恫嚇，大炮以牠沈着的巨聲震動一切，北京的市民都仍然在沉睡中，毫沒有驚恐，除掉恐怕一粒不意的炸彈從空中落下來把他的生命毀掉以外。他們是預備着承受一切壓迫的。奴隸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主人，却並不問那個主人是誰；他們只要有可以咀嚼的草料，便馬上把所挨的鞭子忘記了。

然而我們到底受了一點軍閥們的賜與，京漢，京津，兩條路都斷塞了，我們的路線只好由E.城轉Y地方，繞一個大灣子。從城門外。由驢背上運到L.鎮，再預備沿鐵路 程程走，去碰南下的火車。

到L.鎮，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起程到M縣。當我們走過大河橋時，一隊灰色人來檢查我們。他們一共六個，攔在橋口上，用一種僵直的口吻向我們問：

“那兒來？”

“北京。”

“那兒去？”

“O城。”

“你們是幹嗎的？”

“我們是學生。”

L.T.在我的面前，他們叫他解開衣服驗看。這時候，我感到很大的侮辱。我緊捏着我的棍，但這僅只是一根棍，並不是槍，我不能反抗他們。檢查過L.T.之後，旁邊忽然一個灰衣人說：“不用看了，讓他們去罷。”於是我幸而不用解我的衣服了。但是剛上了驢，後面又一個僵直的聲音叫着：

“下來！”

我跳下來，我的衣服在鞍上掛了一下，撕破了。我惟一的一件衣服，傷了；這損失，我很不會忘記的！他們又檢查了一次我們的一個小提箱，這才讓我們通過。

我們經過了一塊河沙的淤積地，驢子的蹄打起重的沙塵來，正午的陽光也很有些灼然了，雖然春天還未曾終了。

“鐵甲車呢。”趕腳的指給我們看。我們的右前方，一帶的沙邱後面，有一列深灰色的東西。我只看見一列深灰色的東西，像一個憤怒的人瞪視着的眼睛，像一個毒狠的心！“前幾天還有更大的呢，現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趕腳的又說。這時候又有兩輛長途汽車從我們旁邊馳過，趕腳的告訴我們說：“這是外國人的，繞着道子到T.S.去的。外國人的，誰也不敢動，就是軍隊也不敢動他們呢。弄壞了他們一件，要賠十件的。”我默然沒有作聲，隨着滯重的驢子脚步，我的心也滯重了。

到M縣，恰好趕上了一趟火車，我們便附在上面走了。但是，這所謂列車者，僅只是一個不很康健的機車，拖着二十來輛破碎的車箱，沒有

頂蓬的，車底是滿積着草屑同灰土垃圾。我們化了三等車的票價，只得這種髒到不能坐下並且要受太陽曝曬的，顛振得很厲害的貨車，然而我們滿意了，因為我們沒有旁的方法可以走。

我們所上去的是一輛盛煤的矮車，乘客並不很擁擠。我同L.T.拿一塊氈子舖在車箱的一角，坐下了，旁邊坐的兩位灰色的朋友，前面是一個病者——其實當初我並不知道他是病者——對面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一個胖胖的孩子，車停的時候老是哭着，其餘還有十多個鄉下人。

車在所宣布的時期以後一刻鐘開了，大約在下午一點鐘，我們很歡喜，然而在途中車都走得很慢，並且隨意停頓，並且停得很久。

我前面的那位朋友，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服飾，完全是普通北方無產階級的樣子，照列是污穢而不整齊的。天氣已經熱了，而他仍穿着冬天的衣服，也如普通的北方無產階

級一樣，任牠們披散着。他的臉子像河南型，在上面你可以讀出遲鈍和誠實來。他的眼睛很大，散漫着異常的弱光；眼膜上露着血管。旁邊堆集着分泌物。從這裏你可以知道他不僅是個眼病者，精神上也刻着很重的傷痕。他一到車上，喃喃地自語着，把車票放在帽子裏，便蜷伏着睡了。風從前面吹來。打在車箱上，又返射回去，帶着塵土同煤屑，都吹在他身上，把他的身體幾乎全遮蓋了。

因為受了車箱的振動同太陽直射，我也有點倦，但是睡不着，而車忽然停了。大概是受了這車忽然停頓的刺激，那位病的朋友——恕我這樣稱呼——醒了。他坐起，顯然是感到不舒服，怒了，雖然完全不能明瞭他怒的原因。“他媽的，哼，我從先有錢的時候——”底下的話，我不能聽清楚。隔了一會，他又喃喃地罵：“哼，這個樣子！我從先的時候，敢？他媽的！”不久以



後又睡着了。以後他還不時醒來，喃喃地罵一會，又睡着了。

呵，看到這樣的病人，我的心是怎樣沉着不歡呵！他的病，顯然是社會給他的創傷，顯然是被壓迫的結果。他已經走到人生的道路上去了，而惡的勢力把他打倒，使他依然一無所有。他受了虐待，受了逼迫，而沒有報復的方法，所以他儘是罵，儘是罵。而他的罵，並不是對於某一個人，是對於社會的全體。好像要把他從先所受的，一一從罵裏發洩了似的。然而他只是怎樣一個弱者呵！除掉罵，他已經沒有別的武器了；而我却不復需要罵，因為“千夫所指無病而死”的社會是只會在淺薄的樂觀者的理想中才有的呢。

夜色來了，到C.城大概才走了一半。我迷迷朦朦地睡了一會，病的朋友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雖然他所有的只是弱者的反抗罷，然而終久

是反抗呢。這罵聲，已經是我出北京第一次聽到的了。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完全不知道，而我的心中始終印著一個被一切壓迫而向一切反抗——雖然只是弱者的反抗——的一個不知名的人的印像。我覺得他將永遠是我的朋友。現在，我祝福他的病好了，我祝福他向一切咒罵的怨語將變成綏惠略夫的手槍！

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我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一切都沉靜了：天空沒有一顆星，地面沒有一點火光，人們沒有一些子聲音：他們都沉睡著，沉睡到死裏面去了。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呵，我讚美這飛馳的火車，我讚美這猛烈的風，牠們是強者，是力，是堅強的意志的象徵。

在一切都黑暗，一切都靜默的當中，以一種狂飈暴發的力量，作出大的聲音，迅疾的行動，暴烈的摧殘，不顧一切的攻擊來，這樣，才表現出人生的真的意義來罷。對於深夜的酣眠者，一切教訓同勸導是毫無用處的。因為，無論你的道理怎樣高深，你的言詞怎樣巧妙，不先想法子灌進他耳朵裏去是不行的，不先叫他醒來是不行的。我們的心，不是常以強暴的力跳動着的麼？我們的血，不是常以迅速的行動奔流着的麼？爲什我們的行爲，就要搖搖擺擺地，斯斯文文地，裝起儼乎其然的樣子呢？

——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

現在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說我們的民族，不已經像一個垂死的老人麼？從這垂死的病榻上，不僅只能聽到若斷若續的低的呻吟麼？而所謂革命運動社會運動者，不僅只是傳單，宣言，通電之類便以爲了不得了麼？去年被洋大人的

槍打死了許多人，開追悼會。今年被中國大人的槍打死了更多的人，開追悼會，而且連追悼會都不敢痛快的開呵！這樣的民族，是只有讓死滅盡了的，是只有讓丟在時代的老遠後頭的。再不然，便只有把他們赤裸裸的皮割開來，讓他們看一看自己鮮紅的血，讓他們看一看跳動的心，並且嘗着深激的痛楚。在嘗着了深激的痛楚之後，他們閉着的眼也許睜開，聾了的耳也許復聰，被油蒙了的心也許重新活動呢。而這是需要力，需要強暴的力，給他們以毫不顧惜的打擊呢。這種打擊，不要像母親打她的孩子，手雖舉得高，但落下來却是輕的，應該醫生似的，一直割到病根的最深處，仇人似的，一直打在致命的地方。

——我獨立着，猛烈的風向我吹拂，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

火車走了十五小時，比平常三倍的時間，在

上午四時，終於到了C.城

所有的棧房通被兵佔滿了，我們經過許多次詢問，天快明的時候，才找到一處偏僻的地方。而所有的兵，從M縣以來，他們臂上都刻着他們主人的印記：有T.字的是T總司令軍隊，G.字是G.師長的，V.字是V.軍長的。在這一點，我不能不佩服軍閥們的進步了。

去年找到河南，又從河南回到湖南，沿途我看見許多許多的新兵，聽說是馮玉祥招的。後來我又在湖南看見許多北方軍隊，是趙恆惕及唐生智的部下。聰明的軍閥，已經學會了‘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的教訓並且很靈巧地運用了。他們因爲不能到旁的地方作戰，使用了旁的地方的人到本地方來作戰；而這中間最聰明的一個，便是用白俄兵的張宗昌呵。現在，他們又學會了‘家丁’‘親勇’的辦法，把所有的軍士通變成自己的奴隸了。軍閥是這樣進步得飛快，但是人

民呢？

在C.城住了一天，濛濛的細雨只是下着，我只出去跑了一趟。對於C.城，我沒有什麼要說的，像這樣一個沉滯在十八紀的古老的城，我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呢？

晚上寫了一封信給W.君。

W.

現在我已經在C.城，明天便要由小的帆船，把我裝到Y地方去。據說要走三天或者四天呢，呵！

我出京的時候沒有告訴你，使你或者不很高興罷？但是，除掉與這次旅行有關的兩三位以外，我什麼人都沒有告訴呢。我的出發是這樣匆促，又這樣熱烈，來不及告訴什麼人了。

北京引起我深刻的憎惡，尤其是那些

學生，尤其是那些號稱急進的革命的分子！

你是知道的，我對於所謂國民大會者，是向來不參加的；對於那些請願同口號同傳單，是向來只加以輕蔑的一瞥的。“弱者的表現呵，無聊的舉動呵，”這是我向來的批評，然而他們竟會作出比國民大會，首都革命一類東西更無聊更衰弱更卑鄙的行爲呵！

三月十八上午，我跑到學校裏上課去了，在學校門口看見學生們列隊出來。他們告訴我說參加國民大會去請願遊行，我也樂得不上課，順便去看在醫院裏的 C 君去了。

下午四五點鐘，我才聽見那可咒咀的消息。

晚上我不是到了所謂各界聯合會——名字記不大清楚了，不知錯未——那會場

裏去了麼？這樣的會，我是向例也不去的。不過我想，經過了這樣一次屠殺之後，人類的血也許會騰沸起來罷？人類的心也許會跳躍起來罷？人類的胆也許會變成勇敢的罷？抱着這樣的希望，我便跑到了那會場裏。然而失望喲，無限的失望喲！自從那一次以後，我便深深地憎惡北京了。

聰明的主席只輕輕地用一句“凡是近於理想的辦不到的提議都暫不付表決”的話便把激烈點的提議都壓消了。其實可憐呵，所謂激烈點的提議僅只有一個人主張設法擾亂北京的秩序，趕段祺瑞滾蛋而已。這已經是很溫和的辦法，而聰明的主席已經大驚失色，若大禍之將至地趕緊設法消弭了。所有尖頭人樣的市民，學生，急進者，革命黨都從容溫文地討論着瑣屑的條文，爭辯着細小的字句，而結果議決了傳單，宣



言，通電等項，而已經費了四點鐘的討鄧了。這時候，執政府門前的血還流着，死者體溫還沒冷却呢！我憤怒，但是我的嘴却不讓我說話。從那時候起，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三月十八大屠殺的影響是怎樣呢？女人們流幾滴眼淚——這個我並不否認——男人們留着聰明的微笑，而且，躲避了，因為段祺瑞有拿捕共產黨的消息。有人向一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提出暗殺的計畫，並且有了具體的辦法，只要他想法子供給一點接濟品。那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微笑着說：“現在用不着呢。我們的黨是有了根據地的，很可以慢慢來，用不着這樣的辦法呢。要是完全失敗的時候也許可以用，慢慢來罷。”於是那個人也露着微笑走了。從那時候起，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有一個激烈分子，因為怕被補，連國民新報都不敢看了。又一個畢業以後可以有飯碗的大學追悼死的同學的時候，校長竟出來大訓話，說學生們應該安心讀書，不問政治，而那天死傷的同學是受有政治的野心底人所利用的。從那時候起，我就深刻地憎惡北京了。

兩月以前，我們便聽S君在H省的M縣一帶，乘着戰爭，H省內部紛亂的時機，在那裏組織軍隊，聽說人數很多，地方不很小。不過因為交通梗塞，詳細的情形不知道。但是，他有兵，有槍，可以打，可以殺，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現在所最需要的，便是槍同殺。所以我挾着我的憎惡出去了，我將把我的憎惡充分地發現出來！

所以我走了，而我底走也沒有告訴人們。你或者會驚訝，會覺得奇怪呢。然而這

也沒有什麼。當感到腫脹似的不舒服時，誰都願意痛痛快快地割一刀的。這問題是：不在乎感到了之後願意割與否，而在乎自己感得到與感不到。病是誰都有的，不過有的人不自知，你要是能夠把他抓來，強迫地給他割一刀，這效果一定很大的。這種強迫手術的施行，我認在現今是最必需的。而這施行並不必什麼熟諳的外科醫生。你只要給他一刀，流血的痛楚自然會使他醒覺，感到不可耐的腫脹病，然後自然會設法治愈的。

而我終於脫離了北京，有機會跑到“土匪”裏面去，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危險嗎？我不知道危險是什麼東西。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頭，而這頭，一千多年以前，楊廣早發出“誰當砍之”的聲音來了。我覺得力在我胸中跳躍，發出宏大的叫號。

再見，朋友，若是我們有再見的時候。

時候會 來到的；或者你將看見我的屍體在無名的地方腐爛，爲蛆蟲所吞食，發出激烈不可聞的臭味。或者你將看見我指揮着灰色動物互相吞噬，那樣偉大的吞噬，會發出連地球都要驚恐的震動來。而這兩者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的朋友M.

我同L.T.坐在高不到四尺，縱橫不到五尺的船艙裏，坐着，坐着，因爲我們沒有法子站起來或者伸開腿睡。我們前面的艙裏，同樣的容積，却裝了五個人；再前面，裝的更多，我不能知道確實的數目。我們是這樣分部居着，——拿一床氈子從兩艙中間隔斷，再拿一床，從後面隔斷。於是我們便成了彼此不相往來的部落了。這樣，我們每一部落在自己的小天地內談笑享樂，

希望，忍受，喜歡與愠怒，度着漠不相關的生活。我們永遠住在自己的小範圍裏，沒有向外擴充的可能，也沒有向外擴充的志願，無論裏面是怎樣的黑暗，沉悶，空氣污濁。

船搖蕩着，蝸牛般在污濁的河水上盤旋。這所謂河者，不過是一條怠惰地流着的渾水溝，不到兩丈闊的水面，僅僅能容兩隻船相併走過，而我們便要從這樣的水上運到Y.地方，我疑心牠怎麼能走這樣遠的路程呢。

我終於關不住了，爬出來，立在寬約一尺的船舷上，我的頭高出船蓬。

我發覺了我是在無邊的平原中間。遼遠的，遼遠的，極我的目力，不能望見邊際。在這偉大的平原上面，結構着樹林，房屋，同綠的麥苗，像一個憂鬱的臉上結構着的微笑。而在我們的後面，西北方上，有一帶遙遙的連山，積雪在山峯上映着日光，把牠白的顏色散射着，如同神祕的

少女的眼睛。在這裏，地球母親呼吸着均勻的呼吸，做着安靜的夢；然而，預兆已經來了，她的臉上露着黑暗的顏色。她的寧謐，與其說是快樂，不如說是無知罷。因為她忘却，忘却在她胸前的一切慘劇了。呵，我讚美你這仁慈而黑暗的地母！你生產，你撫養，但是你却教育，完全把孩子們的道路留下，讓孩子們自己走。你只是坦開你母性的胸，讓孩子們吸取乳汁，以至於長養，成熟，而死亡；你再把他們冷的屍體，擁抱到你的懷裏。呵，我讚美你這仁慈黑暗的地球母親！你是一切生命的根源，一切力的供給。你生，但是你也殺；養育那有生存的堅決意志的，但是你的手也毫不顧惜地撲殺那些軟弱者。我願意你的公正，你的固執，你的野蠻，你的強有力將遺傳給你的孩子們，而不是你的含默，你的忍受，同你的淺薄。

太陽落的時候，我們的船到了S. 鎮，一共走

了九十里路，在S.鎮這裏，污濁的小河突然擴大了，她伸開來，佔據所有她附近的地方，湖似的，蔓延得很遠。無盡的蘆葦，從水底鑽出來，擁擠得很密，牠們都長得很直，很有力，像要把牠們許多的箭向天空刺着似的。“這還未曾長成呵，”我心裏想，“這就是水泊了，但是我們的英雄呢？”

S.鎮應該是一個衰落的名城罷？在這裏，曾經是悲劇和喜劇的舞台罷？雖然現在已經爲人們所忽視所忘記，然而偉大的敵樓，堅固的城牆，還留着全盛時代的紀念。城牆底下，泊着許多夜宿的船隻，正在船尾上，作他們的晚餐，一簇一簇的火光，在蒼茫暮色中露着紅燄。被這樣的景色引誘着，L.T.也走出來了。他的目光立刻觸到一個老頭兒了：

“喂，老頭兒！”

那老頭兒遲鈍的眼睛還沒有考查到他的腳

誰時，我們的船已經走過了，L.T.立刻又叫第二個人：

“吃過飯沒有？”

“那兒來？”他回答。

“船在什麼地方停？”L.T.問。

“前面，唱的地方。”第二個人答。

“吃的什麼？”L.T.又問，我們的船又走過了好遠，我們旁邊正有一羣用飯的船夫。

“捧子麵，吃一點罷。”沒要等到回答，船已經走過去了。就是這樣不經意地，含着康健的玩笑意味地，我們互相問答着，誰也沒有留意到同他問答的是什麼人。

船停了，天色已經深黑，我們上岸去，本想找到郵政局送一兩封信的，但是去得晚了，只在荒涼的，幾乎半空虛的，被近代的都會把牠的生命剝奪去了的古城裏走了一趟。



我們在一家酒館裏。

在這還存着中古風味的古城裏，花已經凋謝了，歌已消滅了，只有酒還留着沁冽的迷人的刺激。這裏的酒確乎是超絕的——除掉山西的汾酒以外。牠以一種沉重的，深入的迷茫的力量引誘你，諂媚你，攻擊你，而終於一下子捉住你。牠的苦同辣是醇和而悠永的，不獨刺激了你的嘴同唇，並且刺激了你的心。這樣的酒喝了一杯到口裏的時候，牠慢慢地沁散，佈滿了你的口腔，經過頭喉，進到胃中，又佈滿了胃壁；牠慢慢地沁散，走到你全身的血管裏，最後歸宿到你的腦袋。有許多細微的東西，不，細微的力，在你的全身經過，聚積來，歸宿到你的腦袋。於是你便會覺得一種新的生命，新的靈感，超乎尋常的，非世俗的，蔑棄現實的，在你的腦中發生。而劣味道的酒只使你討厭，像遇見世俗的官僚

花已經凋謝了，歌已經消竭了，人們已經把這兒忘記了，只有酒還留沁冽的迷人的刺激在這虛空的古的大城裏。

因為聽說第二天開到 Y. 地方的小火輪，可以在第二天日落時走到，我們便想辭謝船家，決定搭小火輪走了。

“這船什麼時候能到呢？船家。”

“怎麼能定呢。遇風好，兩天半；不然，得三天，三天多呢。我們儘快走，也要看天老爺的意思。”

“那麼，我們有事，想趕快，不能再搭你的船了，坐小輪船罷。”

“小輪船可是明天一定到的，是不是？先生們有事要趕快，我們怎麼好說什麼呢？是民船，走不快，沒有辦法。那麼，先生明天搭火輪船罷！”

“是的，可以早到一天呢。”

“那自然，民船那有火輪船快？先生們要趕路，我們也只有願意先生們早到的。那麼，我們把船開上去，靠着輪船，明天一黑早上好不好。很對不起呢。”

“這樣很好，明天早上叫我們呢。”

第二天早上三點多鐘，船家已經起來了，他提着燈送我們到火輪船上，並且替我們搬運行李。臨走的時候，他說：“回頭見，先生們，真是對不起！”我看着他背影在黑暗裏消滅了之後，才回我們的地方，仰臥着。我們是在船的頂層，星星在我們頭上輝映，露水在我們身邊浸潤。我忽然覺得對於那船家，起了一種無名的留戀，無名的惆悵。他是那樣謙遜，那樣柔和，那樣殷勤，他的話那樣和婉而有體，真使我覺到一種溫存，一種安慰呢。在漠不相識中偶然遇見，又從漠不相識中別離了，想到在一日中看慣了的

健壯的身體，忽然從我眼前消失了的一件事，真使我有點不大舒服呢。

船上的人是這樣多，我們的身體互相擁擠着，擁擠到沒有隙地了。不久我也熱心於這些擁擠，留心着自己的地盤，觀察着別人的行動，把我感傷似的情感完全驅逐了。好像無所容心似的L.T.，大概是因為晚上睡眠不足罷，已經利用紛擾中的一小塊安靜地方，睡着了，一直到船開的時候。因為船的開行，繼續着的紛擾突然停止，L.T.也驚醒了。

船在黑暗中行走，被驅的水波打在蘆葦叢邊，發出細微的聲響。遠遠有樹的影子，牠黑暗的輪廓不時變換着。一顆光明的星——大概是金星罷——在我們面前輝耀，投她的影子在河水裏，隨着我們行走。

溫熱的朝日漸漸把曉風的清涼驅逐了，而溫熱不住地增加，直到我們都感到一種窘迫似

的難受，而我的腳也被擠得發酸。時間便在窘迫和擁擠中間溜過去了。

一羣乞求的小孩子隨着船跑——“大爺~~~~大爺賞一個罷！”這樣聲音從他們每一人的嘴裏響着。有人丟一個銅子到岸上去了，他們立刻追刻，擁擠，爭奪，許多的手都向那一個銅子伸出，許多的身子互相迫壓，許多的頭攢在一處而互相撞擊，直到那一個銅子入了某一个人的口袋裏，於是又奔隨着，用更大的聲音叫。鄉人們便享樂着這種景像，從他們污穢的錢袋裏掏出銅子來。他們看着旁人的爭奪，迫害，攻擊，而從這裏面感着到殘殺，強權同隱匿着的報復底快感，於是張開灰黃的嘴笑了。被壓迫者是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恤的，他們受了嚴酷的鞭子，却強烈地希望着把這鞭子贈給別人。

一個紙包從船艙裏飛到岸上了，照例經過艱苦的搶奪之後，才到了一個孩子的手裏。他打

開，但是失望了，紙包是空無所有。“混蛋！騙孩子們幹嗎？”L.T.怒了，發出粗暴的聲音。大家都睜着驚異的眼睛看着他，但是誰也沒有作聲。然而這也只是閃電似的一瞥就過去了，他們依然嬉笑着，銅子和紙包之類依然飛着，孩子們依然追逐着。

我討厭那些從鞭子底下享樂着的鄉人們，我討厭那灰黃色的嘴裏的笑，我討厭那些以自己的身體供人們愉樂的孩子們。我對於他們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恤，只剩下深刻的憎惡，同對於那些鄉人們一樣。同情是不應該給那些自棄的人們的，只有讓他們死滅，而且最好是促成他們的死滅。因為憎惡，我用我的被子掩着頭睡了。

船在T村擱淺了；此處有一段地方，為輪船所不能通行的，必須起駁。於是我們的拖船便解了纜，緩緩地流下。船走得這樣慢，又這樣寧靜，

好像覺得牠並沒有走。

“屍體，屍體！”一個驚擾而好奇的呼聲。

在我們的船左邊，浮着一個人類的屍體。

牠是完全裸赤的，俯臥着。牠的頭同手足，都沉在水裏，完全看不見，只裸露的背同臀部浮着。牠的皮膚，已經腫漲得非常之大，尤其是臀部，比肩要大二分之一，中間凹下的曲線已經完全消失在腫漲底下了一——一個平而圓的東西。牠的背上，現着青的綠的黑的顏色，水面以下可以看得見的部分則是蒼白的。奇異的斑點，錯綜的條紋，還有腐爛後的小窩，在各處雜亂地散佈着。在這上面，你可以看見一切紛爭，擾亂，醜惡，同一切觀照，變動，和沉迷。你可以看見牠青灰的眼睛，死魚的眼睛似的，凝視着水底——這大概就是牠所以俯臥着的原因，牠不需要凝視天空，而需要凝視着那深黑的，返射着神祕的微光的水底。你可以看見牠垂着的頭，垂着的手和

足，腐爛的肌肉在上面游離着，飄浮着，而這頭，這手和足，同時也希望從主體那裏游離，飄浮。這是一個屍體，人類的屍體，生命已經從這裏取去了的，但是牠却創造牠自己的生命——靈魂。牠變化，腐敗，游離，以至於消散，而且用青灰的眼睛永遠地永遠地凝視着水底。船從牠面前經過，水波蕩動着，牠好像輕蔑似的，走了開去。

水面是這樣平靜，船走得這樣慢，我可以儘量地儘量地觀看浮在我面前的屍體，貪婪地望着那屍體。生命確是從牠那裏走了，但牠並沒有消失牠的靈魂，牠依然有一個奇異的微妙的爲人類所不能了解的靈魂，走着人類所不能了解的歷程，而且用青灰的眼睛永遠地永遠地凝視着水底。

我們從黑暗中出發，也在黑暗中到了 Y 地方。



拘束了一天的足又觸到地面，給我以適然的快感。我的脚想要跳，跳，儘量地跳才好呢。一輛洋車——我們並沒有坐，只把我們少數的行李放上——把我們領到市裏，並且代我們找了一家客店。

這樣，我們就在一個小的古式的旅館裏住了一宿。

一個圓圓的，蠢蠢的，而又誠實的臉子的伙計來了，給我們提了一壺水，兩個土磁的碗，放在桌上，很抱歉似的說：

“對不起，沒有的好碗呢。”

“這個就成了。”

“碗通給大兵摔了，只剩得這樣的土碗呢。”

“這裏也駐着大兵嗎？”——我們雖然知道駐大兵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想不到小的 T 地方也蒙他們光臨了。

“剛走了不久，打東西，有時候要打人。”

這一晚上，我們就只說了這一點點話。

第二天我們早早地起來了，因為我們只知道每一天差不多有一趟南下的火車，但是誰也不知道牠什麼時候會來到；車站上的職員，也同樣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到，所以我們不能不早等地等，並且不能不早早的起來。然而我們却並不因為車沒有一定的時刻而不滿意，因為只要車走，一天一趟，兩天一趟，甚至於許多天一趟，已經是軍閥們特別的恩賜了。受了這樣的恩賜，是應該感謝的。

覺得時間並不怎麼樣匆促，便到街買了一尾活的魚，讓小飯館裏給我們作——客店裏是不賣飯的。一個像店主人模樣的中年人走來了。

“魚是剛買的嗎？很好。”他稱讚似的說。

“是的。你們這裏的魚真不錯呢。”

“多少錢？”

“三十八個子。不貴嗎？”他用手估了一下魚的重量。“大概十四兩罷，貴一點。三十八個子可以買一斤。預備怎麼吃呢？”

“叫小店裏作去。”

“那最好是看着他治罷，恐怕拿不好的魚換呢。”

我們稱謝了他的好意，並且實行了他的忠告。

這一次我們吃了好味道的鮮魚，不獨生長在北方少吃魚的L.T.說好，就是住在水邊的我也覺得這次的魚非常之好；但是我却不知道應該感謝廚師的技術或者還是應該感謝店主人的好意呢。——他的意思，好像一切都應該請疑；小而至烹魚，也應該去監視着；然而我好却不能說他是一個狡猾的東西。這是經驗告訴他的，而經驗的本身却不負有任何的責任。

車站上等了五小時，而車終沒有消息。倦了，風又吹得這麼大，飛舞的塵土有如濃霧，使我們不能不找一處躲避的地方。

在車站後面發見了一家供給行人休息的小店子，便走進去了。這是一間三連的房子，當中的一間，是廚房同貨物陳列的地方。西邊屋子裏的坑上，躺着四個兵士，我們便進了東間。剛剛坐下，一個兵士跑過來了，跟我們閒談。他有着圓圓的臉子，上面顯着愚魯，誠實同幼稚的笑樣子。他露着天真的笑容，活潑地，輕快地，從我面前走了，他的行動非常有禮。他告訴我：前一次京律戰爭時，他正在前線上，一伴兒五個人。一粒炮彈打來，他們四個通死了，他自己沒有受傷。他說着。笑了，是天真的幼稚的笑容；但是回憶似的，他忽然靜默下去。在他的眼睛裏，我看見了一件東西，陰暗的，凝赤的東西——戰爭的恐懼。隨後他 我一舉手走了。“還是未成年的

孩子呢，”我心裏想；“而他的心，也還有被戰爭所沒收呢。這應該是一種罪惡，因為他不知道，完全不能知道他所作的。他生，或者他死，他自己不能負有責任，而且也不能明瞭其中的意義，這完全是不正當的。”

然而號稱人類的這東西，又是怎樣懦怯的呢！他們不能抵抗，甚至於不願意抵抗。只有奴隸的生活於他們是適宜的，因為他們可以不負有責任。

火車沒有來，我們等着，發出怨言，而且等着。

本來我們的車票是買到P.城的，但我們在L.鎮便下了車，因為在車上打聽了從L.鎮到N.縣比較近點。

從Y.地方一同上車的有一個兵士。因為沒有票被驅逐下去了；但是車剛開，他又跳了上

來。

“媽的；我在奉天，三元錢奉票一個月，現在回家，那裏還有錢買車票！”他憤憤地罵了。其實，這所謂車者，也不過是充滿着垃圾同煤屑的貨車，污穢，而且擁擠，我似乎也覺得沒有買票之必要。何況他又是一個兵士？而我們竟買了票，並且買了超過路程的票，這是一種損失，也是一種侮辱。

在顛頓，擁擠，污穢，寒冷的貨箱裏裝了一夜，黎明時我們到了L.鎮。我們走進了門口寫着某某鏢局的客店裏，一間黑暗的矮的屋子，東邊是一條土築的長坑，佔去了全屋子二分之一的地位，上面鋪着破爛的污黑色的蘆席。西邊一個約三方尺的木條窗戶，全用茶色的紙糊着，從這裏透進淡弱的光線來。窗子底下，跛腿的桌子，黑得跟泥土似的，是我們休息同進食的地方。

因為N.縣是很不安靜的地方，S.君的職業

——呵，我怎麼一不小心，就寫出了‘職業’這樣可笑的字樣呢。‘職業’，這很有點滑稽味兒了。應該說，S.君的遊戲——並不為鄉人們所喜，同我們在鄉人眼中，是異言異服者的原故，我們的地位，便覺得很困難。要從他們口中聽到S.君的消息，幾乎是不可能；便是打聽N.縣的路程，也好像很犯忌諱似的。對於鄉人們是這樣的：當他不疑慮的時候，他可以將一切所知道的通告訴你；但是他稍微有點懷疑的時候，他便一字也不肯吐，並且要礙你的行動。

我們吃飯的時候，L.T.忽然用他那笨拙的可笑的H.省土音——完全不是他平常說話的口音——說：“店家。”一個矮矮的，圓面孔，眼睛斜斜的人走來了。

“還要什麼菜？”

“夠了。我向你打聽一件事。這兒N.縣的道路好走不好走？”

“N縣？”他眼睛斜斜地望着我們，似乎吃驚了。

“是的，我們到N.縣去，不知道道路好走不？”

“客人那裏來的？”

“北京，我們是北京念書的，在京師大學堂。”所謂京師大學堂者，當然是冒牌的話，因為只有這樣一個學堂的名字，說來他們大概可以知道點。

“那麼，到N.縣去嗎？”他重複地問一句。

“我們本要到S.府去的。北京有一個朋友死了，他家在N.縣，家裏沒有人，現在連信息也還不曾知道。我們要先到他家裏去，報信，並且替他料理一點家事。”L.T.頗為義俠地說着，“坐罷，喝一杯酒。”他雖然很謙遜，但當L.T.把酌滿的——杯送到他面前時，他便一飲而盡了。

“真難得，為朋友的事！”他嘖嘖稱讚了。



“沒有什麼，”L.T.謙遜地說，“在外面走的人誰不是靠朋友？何況我們也不過順便去去呢。不知道道路好不好去？”

“現在的年成，講什麼？山爺，各處都是亂的。這裏往東去，不好走。不過要去也還可以想法子。這裏到Z.村九十里，再過去到N.縣大概是七十里。我給你二位找一個熟趕腳的來。不是熟人，許多的莊子不讓進去呢。”

“他們怎麼樣鬧的？”

“還不是，綁票，排人！聽說也有大股的。”

“大股都在些什麼地方？”

“那可知不道。這裏往東去就不好走，可是還不看見有什麼鬧得頂凶的。”

我們看見問不出什麼消息來 我們所急於要知道的是S.君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便不再往下問了。後來我們要他雇了一輛轎車到Z.村。趕車的是——一個老頭子，灰白色的鬍鬚差不多

同他灰白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了；但從他灰色的眼睛跟高大的鼻子看來，覺得他的相貌並不獷醜，倒很溫和似的。他告訴我說他已經從這條路走過好幾次了，都沒有事，不然也不敢去的。

這樣，我們我們便入了一個奇怪而可笑的环境裏。我們完全拿出假的臉子對待鄉下人。但是，在與我們所作的事有關係的時候，或者，爲我們用的方法所必須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假的，或者什麼真的，“必須”便是是無上的真理。

從L.鎮到Z.村的灰塵是可怕的。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灰塵，以後也許不會再見。牠們從牲口的蹄子底下起來，成了一陣陣霧似的東西，把你籠罩，遮蓋，終於把你埋沒在裏面。牠們以不可阻擋的勢力向你攻擊，佔據了各處，在你的眼窩，鼻旁，耳內，口邊停留着，堆集到極厚的程度；牠又侵入你的身體，雖然在幾重衣服的保衛之下。大約走不到五里路，我望見趕腳的已經完

全變成一個灰土的人；我呢，感謝車圍底遮蔽，只在耳孔裏抓出一大撮一大撮的灰土來。壞的思想似的，以細微的不斷的力量向你侵襲，佔據的灰塵，實在是可怕的东西。

我們望見一個騎馬的人，他左臂上纏着一個半紅色半白色的符號。趕車的讓我們躺下，不要給來人看見了。於是，我們便取下眼鏡，用手巾包着頭，並且拿一條破氈子把我們衣服的全部蓋着，於是我們的外表，在粗粗的視察之下，便不會與鄉下人有很多的分別了。或也是因為這樣的假裝很好，或者是因為幸運，誰知道？騎馬者並未注意我們，走了。他走了很遠很遠，老頭兒謹慎地輕輕地對我們說：“山爺！”他的聲音抑沈而帶有恫嚇驚懼的意味。

“是嗎？”

“怎麼不是，——老頭兒似乎覺得我們太不經事了——他們還在城裏走呢。”

“官兵不拿他們嗎？”

“敢拿？他們進了城，也跟平常人一樣，官兵怎麼認得？就是認得了，官兵也不敢拿。他們都帶得有盒子砲，不怕死。拿他們總不是一件好事。”隨後他指給我們看：‘這裏，往東南四十多里，都是他們的地方，山爺。’停了一會兒，他又變了一種好似誠懇的音調對我們說：“以後看見騎馬的，先生們，切不要作聲，我對他說好了。要是問，只說是郵政局作事的師爺好了，不要說念書的。你想，他們一聽，學堂裏念書的，不是有錢的嗎？那可不了！我們趕腳的，只願先生們好，大家都好，難道有不願先生們好的嗎？只要怎麼好，我們就怎麼作。”

我沒有作聲，想到土匪，想到土匪的巢穴，想到S君，想到善良而庸劣的老百姓。

我們像在一個死的區域裏行過。所有的村

莊都關着門，所有的人都躲在家裏，所有的田地都荒蕪着。我們從這裏走過，車輪發出可怖的呻吟，像墳場裏梟鳥的叫聲。

每一個莊子的門前，差不多都用鐵絲攔着，不讓車輛走過，於是我們便得繞許多路，從那含着敵意的緊閉着的莊子門前走過，莊垛上的槍眼，空洞而且深黑，投我們以狡猾的猜忌的目光。我們的車從一條溝似的道路（這樣的道路在北方不會很少的）中經過，我們的老英雄屏息着，不絕地鞭策着馬，而車輪發出沉重的呻吟。

當他的鞭子落下來的時候，馬的皮膚微微動抖一下，舉起牠疲乏的腳來，略略增快地走了四五步，又恢復牠原來的速率了。但是天色漸漸不早了，危險地段雖然已經過去（這個我從我們的老英雄又復大聲斥罵的態度知道的），好像離Z.村還有很結實的一段路程。馬呢，不知道是太疲乏了或者是被打的麻木了，鞭子落下去，牠的

皮膚雖依然微微動抖，但腳無論如何也不增快了。

“死東西，他媽的，吃飽了！”老頭兒憤憤地罵着，鞭子落下去有力量，但並不能幫助可憐的東西舉起牠的脚步。

“要是我駕起那個青驃子，哼，一天百二三，車子跑得只吱吱叫。怕扣留，只好弄這個東西來，他媽的，死跑不動！”他又繼續着說，“要不是繞那多路，也快到了，先生。”

那個可憐的動物，八點鐘之內拉着三個人跑了九十里地，已經很疲倦了，這時候，牠除掉一步一步挨着走之外，再也沒有能力快跑。鞭子像一陣暴雨似地落在牠的背上，斥罵的言語石頭似地從趕腳的嘴裏滾出來，牠只聳聳牠的耳朵，搖牠禿得像棒椎的尾，而牠的步子，依舊是那樣遲鈍，沉重。牠的頑梗的態度使老頭兒生氣了，他拿出支車棍子在那可憐的生物的瘦脊背

上打了十幾下，支車棍破了，斥罵的言語，又石頭似地從他嘴裏滾出來。這樣，那生物快跑了幾十步，又回復遲鈍，沉重的步伐了。

我在上面連寫了兩次‘可憐’的字樣，其實我的感情並沒有爲牠動過，我只是想：怎麼馴良的無抵抗的東西呵！奴隸們從主人那兒受到的鞭子，又賜給他自己的奴隸，這並不是不正當；而馴良者是應該忍受的。

天色快晚了，我們並不焦急。L.T.依然用他談諧的態度小語告訴我說：“要是這兒遇見了rabisto——他恐怕趕脚的也許聽見，所以用了一個世界語字——我們也許少走許多路呢。”我想要說話，但是我的聲音被趕脚的斥罵打斷了，同時暴雨一般的棒棍子落到那東西的瘦的脊背上。

我們到了Z.村，一個少年立着槍站在土築的圍子外面，加我們以詰問。這樣討厭的詰問，

真使人生氣，“你們這些無能的賤東西！當軍隊來時你們除掉磕頭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當土匪來時你們除掉逃避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所能夠做的，只是詰問和阻礙那些懦弱而無用的你們的同類罷了。你們無聊的詰問，能夠從我們這裏得到一點什麼嗎？沒有用的賤東西！”我心裏這樣罵他們。

我們剛預備吃飯的時候，趕車的忽跑來：

“先生，我的牲口不吃草！”

“怎麼？”

“不吃草，有病了。我本想再送先生到N. 縣去的，現在牲口有病，不能去了！”

“走累了罷，不要緊，等一會兒就好了的。你先吃飯罷。”他坐下來，但是吃不到一半的樣子，拿着一塊餅又出去了。

吃過飯以後，我出去看，馬躺在地下，老頭



兒忙着給牠弄藥，半自語地說：“耳朵又不涼，只是不肯吃草！”他溫和的面孔帶着憂色，更顯得灰土似的了。那天晚上，他留着燈，好幾次起去看他的馬，那樣關心，那樣慇懃，像母親對她的兒子。呵，愚昧的貪婪的人，我告訴你們：奴隸雖然可以儘量鞭打，但不應該打到使他生病，因為那樣你會受有損失的。

第二天我們雇不到東去的車，雇不到一個給我們肩行李的人，於是我們便動身走了，行李在我們的肩上，重量支持在我們的腳上。走過四十來里以後，上午十一時，我們在一個小村裏雇到一輛農人用的車，天未晚時已經到N.縣了。

這時候，我們自稱為學校裏派來調查棗苗的人，因為N.縣出產棗子，而且正是棗花時節。

到了N.縣我們便扮出謹慎而且膽怯的樣子，向各方面打聽道路好走不好走，地方平安不

平安。我們說我們要常常到鄉村甚至於鄰縣巡遊，我們的事務使我們這樣的，所以我們必知道各方面詳細的情形。但是我們很失望，完全得不到一點S君的消息。

當我們在L鎮的時候，人們談到N縣總含着無限的恐慌，以為那是不可測之地。我們所以擬定Z君在N縣，也因為這是一個人們所恐怖的地點。（我們的朋友們是不會受人們歡迎的，因為他們要以力底鞭子向人們攻擊。）我們在Z村的時候，東去的路幾乎不通。而我們向恐怖的策源地走了四十里之後，已經平安了許多，我們能夠雇到車。等我們到了N縣，我們所得到的是，‘安靜。’

經過這樣一番徒勞的奔波以後，我同L.T.君決定到Q城去。隔Q城不到二十里，叛徒們在那裏聚集着，雖然我們不能確知S君是否在那兒，但從那裏也許得到S君的消息。

這天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很矮很黑的屋子裏，L. T.的高的頭差不多撞在滿沾着灰塵的蛛絲上，門外的馬廐不時從破窗紙裏送進一陣陣臭氣來。我們躺在黑暗裏，精神非常緊張。我們低聲說話，留心外面有沒有什麼輕微的聲響。

“S.君一定在那兒的！”L. T.決然說。

“這倒說不一定，要什麼緊，我們去好了，不在再說旁的話。”

“我想他一定在那兒的，因為沒有旁的地方可以讓他立足。”

“何必顧及這些呢？我們所需要的是跑，是奔波，是尋求一些異常的，激動的，有力的事情，那麼我們跑好了。至於S.君在不在，倒沒有什麼關係。那裏所有的是土匪叛逆，暴徒們，這並不是我們所拒絕的人，而且，他們也不至於拒絕我們的。我們將留在那兒，與他們一同劫略，一同焚燒，一同殘殺。爲什麼不呢？爲法律，道義，道

者是憐惜？沒有這麼一回事！法律是允許殺人的，道德是特爲着創造來刼略人的，而憐惜只是些紳士們用以表示他們的崇高的卑劣東西！到Q.城去，找S.君去！他在的時候，我們將連合起更有力的團體來，讓整個的城池燃成一把火，讓整千的人回到地獄裏去。他不在，我們便留在那兒，永遠留在那兒！”

L.T.再沒有說什麼別的，他睡了，我看見偉大的火災在我面前傳播着……

我們仍然雇車到Q.城

這一次我們的車夫是一個少年人，他揮着鞭子坐在我的前頭，他粗澀的聲音在我耳邊飛着，他平板的背在我面前橫着。這單調而且固執的背，引起我的厭惡，比他的聲音更甚。牠是一種什麼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樣板滯，這樣僵直，我幾幾乎懷疑到牠底的生存。這是人類的背嗎？是支持着一切重量，主使一切活動，而成爲一對

叫作“人”的生物的主幹的那東西嗎？爲什麼這樣魯鈍，蠢笨呢？從這裏面能夠發出好的思想，作出好的行爲嗎？我不知道在那裏面流動着的是一些什麼樣污穢的東西，我懷疑她是生的，我甚至於懷疑到她底存在。我憎惡，憎惡完全佔據了我，於是我閉着我的眼睛，想要藉這簿薄的一層阻障把憎惡從我隔開。

下午五點鐘，我們的車到了Q.城南關，城門關着（自然我知道所以關的原因，而我不能不發出斥責的冷笑，我們不能進去；南關的客店充滿着灰色動物——多麼可笑的灰色動物！——沒有我們可以住的餘地。

“喂，朋友們，”L.T.向一個站在店門外的灰色的東西說，“能不能給我們騰一間房子？”

他愕然了，似乎吃驚於我們的大膽，又吃驚於我們的大膽之必有所憑藉。

“不能，我們的房子還少着呢。”他頗爲窘

氣地答。

“沒有辦法，請想法子騰一騰罷。”

“不能，沒有房子。”他走了，於是我們叫車子轉西關。

而我們却不能徑直地到，因為我們被阻於許多欄柵。到了西關，我們並不能不費力於尋求我們的寓所。

我們的主人有着圓的，平板的而且畏怯的面孔。而我們剛才坐下時，立刻有一個穿着精悍的，整潔的短衣服的人，來和我攀談，從主人對他底恭敬與他自己所表現的浮滑面孔上，我們知道他是官中人。當然，他不會從我們這兒探到什麼新鮮或者是可疑的痕跡的；所以，當他詞竭而走的時候，我能夠從他臉上讀出滿意和失望的表情——滿意於我們並非歹人，而失望於他不能有所發現。

吃過飯以後，主人給我們泡了一壺茶，我們

請另外的三個客人同喝，於是我們中間有了很愜意的談話。

他們中間，有一個老頭子，六十多歲了，但很是強健，他同樣的腦壳底下藏着一沉默的腦經，雖然不無很多的憂傷和牢騷。兩個中年人，一個比較誠默，然而他的話却非常憤激。

“爲什麼客店裏都住滿了人呢？”

我們慈善而畏怯的店主人說：“避土匪呢？他們吃不過，只好躲到城裏來了。沒有一家不住滿了的。後邊柵裏，老太太們都住在大車上。這後面（他指着後面一間小不到五尺的房子）就住着兩家，是親戚。他們都躲到城裏來了。”

“走得動嗎？”

“不走，成？沒有法子。以前他們只縛闊人；現在，有三畝的也縛，兩畝的也縛，一畝的也縛，縛去了，叫你們出錢贖，不贖的，燒你的莊子；誰敢不贖？不走的留着給他們打園子，種地，給他

們貼錢，一畝兩三塊，不走成嗎？”

“哼！你莊子裏只要來兩匹馬——他們都有馬呢——來縛人，誰都不敢動。一縛一二十。縛去了，他們問：‘你家裏多少田？’‘二十畝。’‘拿六百塊來。’‘你家裏多少田？’‘一畝。’‘這樣窮要你活着幹烏！’馬上拿出去排了。誰敢說家沒有田？六百塊錢那裏有？賣地罷，誰也不要。先生們，你說怎麼辦？只好管事的出來，莊子裏大家湊錢。湊一回罷，二回又來了；湊二回罷，三回又來了——”

“縛了又貼！貼了又縛！縛了又貼！貼了又縛！——”

“前天一次縛人，隔城裏只三里路。縛了去，聽說要五百塊贖呢。現在誰有錢？”

“那麼，你們縣知事呢？”

“他呀，不用說起，我們知事真是愛民！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帶兵去打過，幾回都打敗了，現



在也不敢打了，只好守着城。人家有圍子守着，他看見你，你不看見他，去，不是白送命嗎？我們知事真是愛民，他真沒有辦法呀！”

“他爲什麼不報呢？他不報，上頭那能知道？只要他報上去，上頭派兵來，土匪還打不了嗎？他有圍子，駕大炮就衝了。”

“那不可憐嗎？圍子裏也不盡是土匪，三十五十住着，其餘的都是好百姓，駕大炮不都打了嗎？”

“總是你們縣知事不好。他總得想法子呀！”

“他有什麼法子想呀？我們縣知事真好，真愛民，不要錢。”

“土匪也到城裏來嗎？”

“怎麼不來？前回他們頭子做生日，就是來城裏叫的戲班子。聽說唱劍美案劍的是真人呢，駭得戲子不敢唱。”

“那你們就是這樣住在城裏嗎？”

“你們大地方的人真好，不愁兵，不愁匪！我們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哈哈！”我心裏想；“你們善良，懦弱，無用的老百姓，假如你們沒有辦法，刀子便將永遠擱在你們的頸上，一直到逼得你們有了辦法，能夠把刀子從你們頸上拿開的時候。

“這一班東西，是多麼可憐，多麼柔弱！他們像在屠店門口的綿羊羣，除掉互相擁擠，或者把身子埋在同伴中間以便暫時躲避而使同伴代替了自己目前的命運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人們竟是這樣膽怯的東西！我沒有憐惜，也沒有同情。對於你們，我將傾出我的憎惡。最先飲了我的憎惡的杯的將是你們，那你們只好怨你們的命！”

我想着，我微笑了，然而我微笑的嘴唇角是向上拉的。

這天晚上，我同T.T.定了先坐郵車到B.村

然後步行折回到我們目的地的計畫，隨後我睡得很熟，是我出京以後第一次睡得最熟的一晚上。

我坐着郵車前進……………

天空成一個灰色的大圈，從牠底灰色裏出來鉅大，無形的暗影，籠罩着地，籠罩着人們的腦筋，籠罩着人們的靈魂。

地面開擴着無限的灰色，遠處的塵土被擾起來，從日光映成白色的煙，這是惟一打破灰色的單調的。

爲什麼不應該流血？

紅的血將成爲聖水，將洗去人類的污穢。

爲什麼不應該焚燒？

偉大的火將使人們崇高，將燒去人們的卑劣和怯懦，將放出美麗的  
呵，美麗的血的紅色，  
美麗的火的光！

血已經流了，乃是被卑怯的畜生們流的。血落在地上，滲入地的中心，發出狂怒的叫聲，這叫聲在我耳邊吼着。牠要求着報仇！

只有血能夠洗去血所染的漬印，只有火將助着血燃燒……………

我坐着郵車前進……………

## 永久的輪迴

像沉重的黑影似地，永久的輪迴那樣可怖的觀念總壓迫着我呢。無論什麼時候，總覺得有那鐵似的固執的手在緊緊握着我，扼住我的喉嚨。我之所以還能夠生活，僅只因為這手底慈悲，還給我留下一點點呼吸底縫隙。只要牠一願意，什麼時候稍一捏緊點，就像將殘的燈光被大風掃熄般飛散了。我像就刑的臨死者；而最糟糕的事乃是我並不知道我的死期，我的恐怖和絕望將延至於無窮。永遠地永遠地我將枯焦於企

切的壓迫中，我的身體將枯焦而死滅，但我的心却將仍然活着，活着，將臨視着我身體底死滅，將觀賞着這永遠無盡的恐怖和絕望。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忽然知道了永久的輪迴這思想，於是這個便噩夢似捉住了我。我竭力想要把思想排遣開去，如扔掉一個附身的毒虫，但是不能夠。我奔跑逃避，縮身在最黑暗最狹小的角落裏，但是不能夠。牠仍然緊緊抓住我的背，捏着我的喉嚨，有時候迫捉，使我窒息，在我將絕的時候又放鬆一點，作着牠最殘酷的遊戲。

我要這樣想：“生命沒有起始，也沒有終結。在我死滅的那一天，便什麼也沒有了，我完全消散於無形，將我的所有歸返太空。我的悲哀，我的苦痛，我的企切，以及我的歡樂，都將隨我的底而無有。我夢想着這救釋我的虛無。但是不能夠。永久的輪迴獰惡地向我吼着：“你將一次又一次經過你的痛苦，一次又一次經過你的

悲哀，一次又一次經過你的歡樂，從無始以至無終。一切都將以完全同樣的形式無終絕地重複着，沒有變更，也不能逃避。”

不等到死後，不等到天地混沌，我現在已經是在永遠輪迴着了。生命是這樣的苦辛！

我今天看見她，在同一的時刻，同一的地點，我們打着同一的招呼，說着同一言詞。一切和昨天一樣，而且今天也將是一樣，而且後天。我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能夠終止；至少是比地球的年齡要長久。唉，只要是比地球還要長久，於我將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如一分鐘一樣短促，因為這是有終結的。

我不能夠走開。

每早上八點半鐘我們在辦事室前面遇着。我們互相招呼，如一對有禮儀的老朋友，而且交換一兩句和氣的言詞。她無邪的溫存在款待着我。每天早上，我不能夠早去一分鐘，或者晚去

三十秒鐘。我們永久同一的時間在同地點相遇。

每天晚上我總是想，明天大概不能再遇着她了。於是我故意早去一點，或者延遲着晚去，但是時間却酷虐地嘲弄着我，以大的伸縮力在變更着。於是無論我早去也好，晚去也好，我總被捉着在同一的時候達到。每天晚上我總是想，明天應該有一點變化了，但是每一個細微之點都依然如故。每天晚上我總是想，明天再看見她的時候我可以像普通的朋友似地看見她了，但是呵——

白天在辦事室裏我從不知道做了些什麼；我成了一個完全的機械，我做的事絕不會經過我腦。於是這段生活於我是一段空白，比一分鐘還要短促地溜了過去。以後是永久的長夜，以後是永久永久的晨早。

五年前我起初遇着她。我還在大學裏讀書，快要畢業了。她是一個十六歲的姑娘。



那時候正是我生命最豐富的時期，我有着充分的熱情和光明，有着完全的勇敢。社會在我的眼中看來，是很好玩的東西，就好像我在足球場一點鐘的活動，我看一切事情都非常簡單，正如我在紙上要作一個方形或一個圓形一樣容易，都隨着我的心意。我覺得問題僅只在於我要怎麼做下去，我怎麼做就會怎麼完成，就好像我要畫方的時候絕不會怕畫成圓形。我抱着大的志願，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是應該而且一定在社會上幹出大事業來的——這些都是多麼幼稚的思想呵。等到事實來到的時候，就很快地把我的夢打破了。現在想起來那原因是這樣的：在大學生的時代一切都已經代我安排得好好的，不要我用心，更不要我用力，那個時候的青年正像養得肥肥的哈吧狗，所以什麼也不會知道的了。

我是研究生物學的。種和族在我腦中織着交紛的網。我癡心妄想，想從生活！掠取一點點

祕密。我想要把如何發生，如何成長，如何死滅底那祕密握到手裏。我把書籍一本本貪婪地吞嚥着。我整星期在曠野森林中搜尋，去捕捉甲虫，把那些美麗的屍體一類一類區分，從中間製造出組織來。我相信以這類的方法，自然會給我大的報酬的，我終日坐在圖書室裏，只在一定的時候到操場上去恢復我的精神。我完全是一個模範青年，讀書勤勉，沒有嗜好，不抽煙，不喝酒，更不會追逐女人。

但是一切通是預定好了的，只要我去再一次演那個角色。生命是比之演劇還要機械還要不自由的東西。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裏遇到了一個十六歲的姑娘。我的朋友也是研究生物學的。我在他家裏遇到了他的妹妹，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剛在中學校裏讀書。我們起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以後就涉到我們永遠說不盡的生物學問題了。我新

近捕到一個特別的甲虫，我以為是一種突變，他却以為是一個新種。我們為這事爭論着。他的妹子走來，我為禮節起見，和她談了一點點話，感覺到她是個活潑的聰明的小姑娘。不過在那時候一個女人對於我的興味，遠不及一匹罕見的甲虫之大。我轉眼就把她忘記了，和我朋友繼續討論着甲虫底問題。最後我們決定，到星期日再到山裏去一趟，看能不能採到同樣的或類似的東西。

星期日清早，我剛剛把應用的東西預備完全，我朋友已經來了，出乎我意外的是他和她妹子一道來的。

“我們今天要跑很遠很遠，恐怕到晚上才能夠回來呢。”

“我知道。”她說完笑了，一低頭，似乎是在驕傲她那強健的腿。她實在是一個發育得很正確的康健的姑娘呢。

帶好了標本箱，捕虫網和一些小應用品，也預備了一點食物，我們就向二十里多的山中進行了。

是初秋晴明的天氣。這種晴明的天氣，每年每年都有着在的，是一種誘引，也是一種欺騙，因為接着在這些晴明天氣之後的就是凜烈的秋風。這些，好像是一年裏頭最後光明的日子，在努力表示着牠們的光明，掙扎着吐出她們的發揚，但同時意識到自己的衰颯。時光很早，露水正濕着原野。蜻蜓在草枝上面沉睡猶未曾醒，人走過去也不飛動。直待你把捕虫網去輕輕觸牠一下，那些美麗的小東西便跳起來，飛着飛着不再休息了。小黃蝴蝶躲在草叢葉間，看不見。有時候我們偶然拂動了一堆草叢，便從裏面飛出了兩三個；再拂動，又飛出了幾個。但是白的蝴蝶却很少了。草稻割去很久了，泥豆用牠新的綠葉了飾了田土。偶然有兩處孺穀或晚稻，高高地

立在隴中間，像是期待着什麼。有小孩子牽着牛在田塍上面閑走。

遠望着我們的目的地，正像誰用淡青色在天底畫布上塗着的山影。而這山影好像剛着紙還很潮濕的時候，就被滴了水在上面，於是顏色浸散開來，留着一塊塊暈。清晨的霧氣從地面升起，附着於山麓，無力地沿山腰爬着。牠們升上去，便散開來，消了；於是又有霧氣再起來附着於山。看這些便覺得牠們在作着什麼稚氣的遊戲，像是引逗孩子的稚氣的遊戲，重複着那些單調的但是愉悅的事情。

漸漸地我們走進山谷。林木陰蔭着路子，似乎是以慈祥的但是嚴肅的眼睛看視着一切。山谷中沒有人聲，沒有擾動，靜靜地靜靜地在等待着。有木葉從枝頭落下，並未曾變成枯葉，只好像牠們已經沒有生活下去的元氣了，所以是從枝頭墮落了的。一走到山谷裏，酷烈的日光被阻

住了，立刻就給我們以節氣已經變動了的感覺了。

在路上，我們舒暢地走着。她異常之高興，就像整個歡娛底象徵。她的靈魂已經融化在秋日晴明的陽光中，散在每一顆露珠上面，閃着晶瑩的光彩，又浮在每一張葉子上面，形成綠的鮮麗的顏色。我從來沒有看見那樣高興的靈魂，吃驚了，幾乎窒息住，而完全被她的態度吸住了。她正是那個初次投到大自然底美麗和驚奇中的小姑娘呢。她幾幾乎在跳躍着走，我望着她的腿和脚跟；那美麗活潑的脚跟似乎並沒有沾着泥土，而是在大地上滑過去的。鄉村中的一切都引起她的驚異和觀賞。每一朵野花，每一株青草，每一個樹枝，都誘引着她走過去。野生的紫薇，開得很早的田菊，剛剛描出花穗的蘆葦，都引起她無窮的趣味。她折了一枝又折取一枝，直到兩個手都握滿了，口袋和頭髮和別的地方都插滿

了野花。要不是她哥哥不斷在催促着，我們幾乎走不到山上了。

她以絕不倦怠的精神追逐着，完全像一個野東西，全身的線條都在飛着飛着，融化在大自然的歡娛中。我隨在她後面，看着她正好像流水在岩石面跳躍，奏着流蕩的輕快的調子。

一到了山上，我的注意便完全集中到採捕上面去了。我們走到前次得到那種甲虫的地方，我留心到每一處細微的地方，細聽着每一匹昆虫振羽的聲音，很敏切地用捕虫網追逐着那些不幸的小東西。她對於這事感到很大的趣味，想要幫助我們，但是却不知道我們所要採集的東西。美麗的蝴蝶大概是她所想要得到的惟一的慾望，但山中卻不是蝴蝶常往來的地方。

雖然我們用力很勤，却找不到我們所想要得到的目的物。於是我便提議到山谷那一面去尋找。那是山的寢地，盛長着一種小灌木，是甲

虫最豐富的地方。

我們又懷着希望到了那地方。山脈展開又抱攏來，斜坡延長，形成低平的地方。遠望着山峯一個一個攢簇着在雲中，每一個把前面的山峯所留下的空隙。面前的山嶺，簡直把我們完全包圍起來了，只有流水曲折走出去的狹道。

我們找到一處平地休息着，坐在草地上。周圍盛長着小的灌木，暗暗地吐出清老的香氣，好像是說，“秋天快到了，我的葉子已經完全長成，不久就要衰落了。”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是一帶松林，不同年齡的松樹都伸着倔強的枝子指向天空。牠們順着山嶺爬上去，爬到將近山頂的地方，就一下止住了（沒有一株松樹越過範圍），像有什麼力量在阻止着不讓牠們上去。時時有微風帶給我們一陣松脂的氣息，夾着波濤似的松嘯。泉水從山谷間流下來，在我們旁邊匯成水池。泉水在那裏面團團轉着，以一種微笑的姿態



從石縫中流了出去，響着琤琮的聲音。水池裏面，岩石近旁和周圍，滿長着俗名叫水燈心草的植物，像許多銳長的綠色的針插在水裏面，水下還看見一段近於黑色的影子。

我們倦了，坐下來吃着帶來的東西。吃完後在泉水裏洗手，用雙手捧着水喝。她一面喝一面笑，泉水把她胸襟透濕了。

吃過東西以後，我的朋友又帶着捕虫網熱心追求去了，我覺得還要休息一會，便沒有去。他立刻沒到灌木叢中看不見了。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幽靜的環境中。我，一個懷着空洞的夢想（我以為那才是最切實的實際呢）而對於事實什麼也不知道的大學生。她呢，活潑美麗的也同樣什麼都不知道的少女。我覺得這境況有一點窘，便沒着不作聲。在那時候，對於一個奇怪的昆蟲，我知道按着書上的方法立刻把牠分類，放到一個恰當的地方去；對於

足球，我知道巧妙地從對手方的縫隙間踢過去；至於在幽靜的山林中，泉水美妙的歌聲裏，對於面前的少女應該說什麼話，却完全茫然了。在這境況裏，我以為還是默一下的好。我望着她，心裏想我應該說點什麼話。

“你不要去罷？”她開始說了，大概是看見我沒有作聲，以為我又要走呢。

“我還不會走呢。”

“我要休息，我不願意走了。”

“是疲倦了罷？”

“我們跑得太遠太遠了。我從來沒有跑過這麼多的路子；但是我真高興。這裏什麼東西都是我不會看見過的。你聽水在唱！”她從頭上摘下一枝白色小花，拋到水裏去了；小花在水面輕輕打着迴旋。她笑了。“真可愛呀！”

我望着她無邪的天真，有一千個生命在她眼裏躍動。忽然間，像輕雲把太陽遮住了，那一

個個生命都斂息下來。她垂着眼睛。

“真疲倦了呢；我想要睡。”她把她全個身子都放在綠草上面，就像綠草忽然起來把她擁抱着了。

“你不要離開我呀，你願意嗎？”

“我不會走到那兒去，我在這裏等待着  
你”

“要是我知道一個人睡着，我會做可怕的  
夢的。我不要做那些夢。”

“不會是可怕的夢，會有美麗的大鳳蝶飛  
到你夢裏來呢。”你安慰着她。

於是這個天真的少女笑了，但在笑還未會  
完畢的時候已經睡着。

我站起來，眺望着遠處的山色。有雲彩從空  
中飛過，從山頭走到山頭，牠的影子很快地在山  
上遊行，在羣山中組織着奇異的明和暗底色彩。  
忽然有奇異的幻想在我心中起來，我覺得雲和

羣山都是有生命的東西，在用一種我們不能了解的言詞談着親密的話。而山中是這樣靜寂，流泉的聲音有如凝定着的古代莊靜的珍飾，不復是一串顫動的音樂了。這時候沒有昆虫振翅的微聲，甚至於每一張葉子全都睡着了。

沉靜中，我不知道在想什麼，或者就完全沒有思想，只是無名的陶醉。

我回頭看着睡中的少女。她真美麗，寧靜的神祕的美麗，就像我曾經看見過的一個希拉雕像。她全身微微彎曲。一隻手掩着臉，短的頭髮披散在臉上和手指上面，我看不見她的眼睛。另一隻手抱着胸頭，顫着勻靜的微波動。她的腳稍微縮回一點，柔和地放在綠草上面。她是那樣安靜，那樣天真，似乎和剛才的活潑完全是兩個人，但又覺得這才真正是晝與夜之交替，月亮起來代替太陽。似乎是，那一切安靜寧謐的環境都是特地爲她而造的。我在那裏面完全不合適，

一個完全的調和破壞了。

我第一次發現人類是這樣美麗的。

但是我在那個時候能夠做什麼呢？我不能夠動，恐怕我的足音，縱然是很細微的罷，會在她夢裏畫上不美麗的顏色。我不能夠思想，我的思想已經完全跑掉了，因為牠們不能夠在我面前構成一個更大的思想。我也不能夠再望着羣山和雲底遊戲，因為牠們已經不再向我望了。我只是在深沉地等待等待，但是我在等待着什麼呢？在等待着睡公主醒來嗎？漸漸地有一絲不安起在我心中，然而是一溫靜的不安，被攔到太莊嚴了的環境中的人們所常有的。我想要叫我的好朋友回來，但是我什麼都不能作，我不能離開，也不能喊叫。我只是等待着。

那是一個長久的長久的時間，於我像經過了一千年的陶醉。我像是等待着我的朋友回來，又像是希望他永遠不要來打破這沉靜的空氣。

我們回去的時候，仍然帶着來時那種歡娛的神氣。雖然因為沒有捕到我們所要捕的那種甲虫，我的朋友似乎有一點點不滿，但我們所得到的很足以報酬我們的勞苦。她似乎疲倦一點，却仍然跳着跑着，沒有喪失我的勇氣。我呢，我實在不知道我是怎麼的，但我想我也是很快樂的。

從那次回來以後，我發覺我自己是變更了。有一種特異的情緒起於我的內心，而這種情緒於我是陌生的。在山中，她睡在我面前，正像把她完全美麗的靈魂是獻在大神的祭壇之前，而我是服事着這個祭獻的僕人。我是愛着她了。就在那天夜裏，她完美的形像不會離開了我的夢，我在夜裏看見太陽與月亮之交替呢。我從來不曾愛過的，女人從來不曾投入過我的思想裏，我本來以為戀愛不過是舒閑的人所玩的遊戲，正猶如我玩我的足球，但是這一次我却自己投

入其中，證明了在偉大的愛之前個人是如何渺小。但是我却是一個叛徒，一個胆怯者，一個完全無用的懦夫，所以我便受了最駭烈的懲罰。

以後我好幾次到他們家裏去，當然我去的目的是爲看她的。存很大的力量迫促着我走去，但是同時我差不多不敢看見她。從學校裏我很快地向他們家裏走，而在將要到的時候躊躇了。剛剛可以望見他們的屋子，我便停下來，恐慌了。我是不是應該去呢？我看見了她能夠說什麼話？是不是我的窘迫將爲他們所察覺？這樣的思想極端苦痛着我，使我在他們屋子附近停留很久。頭低着，躲在街樹後面，正像一個犯罪怕被發現的人。但是我沒有勇氣再走回去，帶着我的恐懼和卑怯走進他們家裏。

這件事使我非常痛苦，因爲我在愛之前是一個卑怯畏縮的傢伙。我完全被無窮的過慮所包圍；於是壓縮着自己，退到最後的角落裏去，

像一條被棍子追逐的可憐的狗。但是狗子當棍打下來的時候至少要露一下牙齒，我却連這個勇氣都沒有，只想到怎麼把頭藏到肢體底下，避開這一下打擊。唉，但是避開了的却只有我的眼睛。

我總以為我的戀愛會是不正當的。我的對手方才是十六歲的小姑娘，所以我不敢在她面前有一點點表示。我是否應該擾亂她平靜天真的心靈呢？我是不是以她完全不需要的東西去強迫着她呢？我是不是會阻礙了她正常的發展因而摧殘了她的生命呢？而另一方，我以為我所研究的學問會存一點結果，會有一點用處，而我以為戀愛是會妨礙我的學問的。我永遠在恐懼，永遠在遲疑；我才是最最卑怯的生物呢，每一次從他們家裏出來我都決定絕不再去了，但是那不可知的力却迫着我再去一次。於是在屋子外底徘徊，屋子裏的窘迫和不安，離開時候的



自責；於是再去一次！

這些使我極其痛苦，於是我卑怯地逃避了。

有一天我約她們兩個在公園裏面玩。我們坐在古柏底下，秋之餘熱還在映射着，地面畫着柏樹長長的濃黑的影子。我低着頭沒有看她們，但是我聽見她的呼吸，我看得見她眼中的光采。從桌面上射過去，我抬起我的眼光，直看到她的胸，我沒有勇氣再往上看了。那個小小的康健的胸顫着美的波動，如向我說着誘引的言詞。“愛罷！爲什麼不應該愛呢？難道這一切不是正當而美好的嗎？”我幾幾乎想跳起來，一把抓住她，盡我生命的力量向她叫喊說：“我愛你！”

日脚更加斜了，柏樹的影子曳長而漸淡，地底有炎蒸的餘熱起來，還和盛夏差不多。有一點風拂過樹頭，拂過我的臉，給我以清涼的凜冽的感覺。我覺得不能够再坐下去了，便起來，和我的朋友握過手，於是和她。永遠是那樣活潑可

愛，含笑地伸出手來，如美好的夢開展在我的面前。她的手像熾熱的炭一般灼傷了我的手；我非常迅速地握了一下，我想是用了不應該的氣力的，好像她已經用着詫異的眼光在望着我。我離開她們——逃了。

就在那天夜裏，我給我朋友留下一封短短的信，便趕半夜的火車離開了那地方。火車在黑暗中飛行。勁風如箭，直撲着車頭。我站在車箱外面，讓風猛烈地吹着我。在黑暗中我看見有一對綠色的溫柔的小光在追逐着我。

我在外面浪游了好幾個月，絕不讓我的腳停下來，像是逃避着什麼。只等到那綠色的溫柔的小光不再顯現。我才覺得安靜一點。後來我知道她到她父親那兒去了，我才回到學校裏，繼續我的學業。

不久我畢業了。畢業以後，才知道從前——一切都是太無知識的空想。我從前所研求的學問，願

以全生命赴之那樣努力所完成的東西，在社會上看來，才是毫沒有一點用處的東西。這個東西是，無論怎麼樣，在社會上不會發生一點影響的。一切的學問，我後來才知道，都不過是名詞和字底遊戲。假如從前我用研究生物學那樣的努力去練習足球，後來我一定可以成爲社會的名人，我將可以促進社會那個大的機輪之一部份呢。

但是我需要生活，而在生活中生物學是完全用不着。對於昆虫淵博的知識（又誰知道那樣淵博的知識是不是能使我們更其明瞭一點點昆虫的真像呢？我常懷疑我和用線縛着蜻蜓的頑童究竟是誰懂得多）並不足掙得每天的麵包。於是我不得不用我所未熟習的方法活動。像一個可憐的花子，我是向社會乞求着什麼而生存的。

然而生活却變爲異常之空洞，我在社會上浮着，正像在海中浮着一樣，我浮得太久，已經

完全厭倦了，但是我卻不能夠沉下去，我甚至於想到沉下去總比現在還要好一點。在生活中沒有目的，沒有希望，也沒有興趣，我沒有什麼可以執着的，沒有我的理想，也沒有夢。從前我能夠把我的生命放到生物學的時候，我是非常快樂的，以後我就失掉了一切了。我把我的內部失掉了，先失掉了我的心，逐漸失掉了內部一切附着的東西，於是我成了一個空殼。但是要是我能夠常此空殼地生活下去，於我將是很快樂的，因為沒有心的空殼是不知道痛苦的呀。

但是一切都預定好了，在永久的輪迴中，我們不過是預定好了去一次又一次經歷着那些痛苦的。一切過去的事都要重新引起。

正在空洞和死寂中過着，預備讓空洞和死寂完全把我吞嚥了下去之後，她忽然來了在黑暗中帶來了一道光明，一道使我無既地痛苦着的光明。本來在黑暗中，我什麼也不知道，我的

危險，我的痛難，我的泥穢骯髒，在黑暗中我都看不見，還可以放心下去。現在這一道光明，把我絕望的情形都顯示出來了。這是如何傷了我的心呀！本來我久已沒有了心的，她來，又重新把心放在我胸膛裏面，好使這心去嘗味一切苦難，好使我嚙心自食！

是永久的輪迴最巧妙的裝置呀，使她恰恰在我將近完全死滅的時候，我還沒有死，還可以感覺到一切，但已經耗損到無論怎麼樣也不能夠恢復重生活下去的元氣了，在這時候後她走來，使我重看見她，而且放我們在一個地方作事。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了。以前我是光明，勇敢，勤勉，我有我的青春，而且有一次可以抓住生命的機會，我却是一切愚蠢中之最愚蠢者，讓生命從我身邊溜過，所以就成爲現在這樣的癩皮狗了。

我記得遇到她的那一天，是晴明的天氣，不

過現在我對於天氣之類，已經不再有什麼意識了。清明不足引起我的興奮，陰沉也不足使我頹唐（我還能夠更頹唐嗎？）。那天是一個晴明的晚春日子，但不是我的春日。那一天我們在街上遇着，立刻互相識認了。她已經是一個美麗莊倩的少婦，帶着她完全的春天。我們路談了幾句，她約我第二天到她那兒去，並且告訴我將在一家公司裏作事，唉，那才正是我所在的地方！

第二天我如約去了。在她那裏受到熱烈的接待。她的丈夫，一個輝煌康健的男子，對我非常誠懇。我看出他們有着寧靜和悅的家庭，在裏面充滿了生命和活氣。我暫時候分享着他們的快樂，沒有覺到什麼。不知道怎麼樣談到從前的事了。我覺得，凡是要在生命中求得快樂與安靜的人，最好是永遠不要談到從先的事，應該隨即把他所作的完全忘掉。在快樂的家庭裏，談起少年時代一些稚氣的事情，一幅和平的畫圖，但是

我呵，我才是被和平和生命所拒絕的人！

我離開了那裏出來，下午五六點鐘，街上最熱鬧的時候，我却如行荒漠。有冷的風吹來，襲我後背，如鬼臂據我兩肩。一個致命的思想起來——我那個時候爲什麼要離開呢？假爲我不會逃避，生命豈不是也不會逃避我嗎？這個思想像鬼之枯臂一樣扼着我的喉嚨，只差一點沒有窒息死掉。我想明明白白宣言說，我所做的都是正當的，應該的但是我的話還不會出口，就聽見嗤嗤冷笑，是鬼的笑聲。“你是錯誤，錯誤，無可救藥地錯誤了，所以你將受到最殘酷的刑罰。”

從這時候起，我便淪入現世底永久的輪迴了。每一天於我便是一世，每一世於我也便是一天，因爲我清楚看見還有無窮世在等待着我呢。所以，假如我這個時候要自殺（我當然沒有想到這麼一回事）則我不過做了——齣最滑稽的無趣味的嘲諷，因爲這絕不會把我枯死的生命之歷

程在永久輪迴中變更了一點點的。

每一天於我是完全的漠然，我沒有知識。每一夜便是無既的痛苦和追怨，而絕望在暗中以血紅的眼睛注視着我，牠的巨手一隻據在我胸上，一隻扼住我的喉嚨，牠粗而腥的呼吸吹到我臉上。我希望天明，我企切於再見她一次，而再見她一次却是使我十倍痛苦，所以，我也許是企切於永不再見她——我又怎麼能夠再分拆我自己的感情呢？以後是那絕望的一刻！

然而，假如要不是永久的輪迴，則我將能夠很容易忍受這一切，因為這是有終結的。但這又怎麼能夠做得呢？我是，從無始以來就忍着的，而且要忍受到無終。生命是多麼沉滯的東西呵！這其間沒有自由，沒有變化，沒有更動。一切都是以前已經做過了，而且以後還要做，

生命是苦辛的，死也不能夠救濟，我們是永久地永久地輪迴着的。



現在我要去了，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會到同一的人，那永遠使我痛苦着的情境，而且我將忍受！

蘇 俄  
農 村 生 活

Karl Borders 著

茅 林 譯

實 價 九 角

書爲美國 Karl Borders 著，他曾在蘇聯充任鄉村蘇維埃政府委員。書內所寫的完全是他自己經過的事實，對於蘇聯鄉村戰前戰後的一切政治設施與農業生產及改造後的一切組織問題，都用明確的眼光與公正的心理去批判。內容確實，閱後自可明瞭蘇聯農村的一切真像。

支那書店發行

# 貓 路

德國 蘇德曼 著

成 紹 宗 譯

實 價 九 角 五 分

這裏有殘暴成性的“老爺”有久壓突起的農民，有鐵般硬的青年，有火樣熱的少女。內容是描寫一個賣國賊的兒子怎樣隱名爲國立了大功，而當真名暴露之後又怎樣受人奚落：戰場上共生死的朋友絕交了，誓作鴛鴦的愛人變心了；到處是冷的臉孔，熱的惡意，相與共晨夕的只是亡父的侍女兼情婦，一個同樣爲人所不齒的少女。結果她是愛上了她。可是她是值得他愛的，她有真的愛情，堅的意志，無比的勇敢；雖是爲了救他而死於非命，可是她是得着了一個鐵樣青年的鐵樣的心。

喜劇收場的東西令我們讀罷要含微笑，悲劇收場的東西令我們讀罷要墮淚珠，我們要讀作者的喜劇收場的“憂愁夫人”，我們更要讀這部悲劇收場的“貓路”。

支 那 書 店 發 行

# 研新社叢書

## (一)白石之上

法郎士作 嵩 高譯

老法郎士，在一九〇〇年後，思想極端地傾向集產主義；這一本白石之上，便寫的是集產主義的社會的模型。是他思想和文筆的代表作。可以當作小說讀，亦可以當社會科學書讀。至於譯筆的忠實流暢，是不用先在此瞎吹的

實價大洋三角

---

## (二)新俄短篇小說集

成紹宗譯

這裏收集了四個新俄普羅作家的四個代表作。每篇都代表着一種新的技巧，一種新的形式。描寫是粗野而有力的。粗野而有力的文體後面穩藏着一個粗野而有力的靈魂，這就是許多俄羅斯青年作家的特點。本集所收四篇更格外能代表這種粗野而有力的精神。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支那書店發行

# 走 這 條 路

金 滿 成 著

實價大洋九角五分

作者金滿成君，一向是以短篇小說著名於文藝界；近忽改變方針專注意寫長篇小說，前在遠東圖書公司出版之黃絹幼婦。早已膾炙人口。現在本店出版的“走這條路”是一部長十萬言的長篇小說，內容又描寫的是最合時代精神的革命潮流之種種現象；美的，醜的，一齊活現於筆下；不但嗜好文藝者該手執一卷，即使革命家，社會科學家，都應當買一本去看看啊！

支那書店發行

# 實業領袖

美國辛克來著

邱 鐸 譯  
吳 貫 忠 譯

無產階級文藝，不論其在客觀上具備如何的條件，而其條件姑無論其已被人承認；但無產階級文藝已成爲世界文壇討論的重心，這是確切的事實。中國的文壇亦何嘗例外？近兩年來，無論雜誌上，日刊上，那一處不鬧着所謂“普羅文學”的問題？不過，鬧雖然鬧着，而所謂“普羅文學”的作品到底甚麼樣子呢？恐怕連鬧者的本身，有許多也還莫明其妙罷！於是實業領袖不可不讀了。諸君想來讀過石炭王，想來讀過屠場，那麼，同樣普羅文學中佔重要位置的實業領袖，更是非讀不可了。

實價大洋陸角八分

支那書店發行

## 外埠函購書籍辦法

1. 外埠讀者函購本店出版各書，或託購外版書籍，均請詳細開明購書人姓名，住址，及書名，冊數，出版書局等，連同書價一寄併交本店營業部，立即照奉。
2. 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十足通用；惟以一分起至二角者為限。每次以二十元為度。過此，作九五折計算。外國郵票及有污損者不收。
3. 郵票匯票，均須嚴密固封，掛號寄下。否則恐有遺失及偷拆之弊。
4. 各書寄出之後，一概不能退換。
5. 購者如須書籍收到後方能付款者，當地郵局如可代收貨價，請即函告，並將書名開示，立即寄交該地郵局託其代收書價，（每次須在十元以上）收到後即行交書，同時函知購者，請一面付價，一面取書。惟照此辦法，須先寄書價二成，以作信金。
6. 寄書郵費，照實不加，以示優待；惟欲掛號寄遞者，每包加掛號費六分，有餘寄還，不足請補。
7. 掛號寄出各書，以交到郵局掣回之收據為憑；如遇特殊情形，以致中途遺失者，本店應盡查詢義務，不負賠贖責任。
8. 信內勿附鈔票，郵票須襯臘紙。
9. 本店出版書籍目錄，函索即寄。

# 支那書店出版新書

白石之上.....(法國法耶士著).....	嵩 高 譯
實業領袖.....(美國辛克萊著).....	邱韻鐸 譯
貓 路.....(德國蘇德曼著).....	吳貫中 譯
新俄短篇小說集.....	成紹宗 譯
走這條路.....	成紹宗 著
濃 霧.....	金滿成 著
出獄以後.....	陶晶孫 著
戲劇藝術.....(Ashley Dukes著).....	嵩 高 著
民衆劇場.....(法國羅曼羅蘭著).....	謝韻心 譯
蘇俄的新劇場.....	嵩 高 譯
蘇聯農村生活... (Karl Borders著).....	謝韻心 譯
蘇俄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1928-1933).....	茅 林 譯
.....	矛 林 譯
日本國防論.....	龐 民 著
蘇俄的裸體.....	吳耀麟 編
社會化的文學.....	張履謙 著
文藝批評論.....	毛一波 著
蜀國風光.....	金滿成 作
兩個真誠的求愛者.....	鍾心見 譯
.....	楊昌溪 譯
馬格斯與恩格斯.....	劉侃元 譯
美的人生觀(五版).....	張競生 著
美的社會組織法(四版).....	張競生 著
鬼的談話(再版).....	金滿成 著
一九二九的蘇維埃.....	金滿成 譯



後來劇團叢書

# 戲劇藝術

Ashley Dukes

謝韻心譯

實價八角五分

本書不但把“什麼是戲劇？”這個問題給與了適當的解答，並很有系統地檢討了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直到現在的戲劇的變革。

本書不但把“如何表演？”這個問題給與了根本的解釋，並簡明地陳述出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後直到現在的表演藝術的發展。

本書不但把“如何導演？”這個問題給與了完滿的說明，並指示出導演這種藝術在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以後直到現在的形態。

本書不但把劇場及佈景的功用和方式闡明了，並說明了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以後直到現在的劇場及佈景的變遷。

所以欲了解西歐整個的戲劇藝術者，不可不一閱此書。

支那書店發行